

# 名家遊記



新綠文社編 ● 文藝書局出版



## 蘇錫之行

舒新城

## 一 明日到蘇州去

「明日到蘇州去」，是上海時事新報五月二十七日第一張新聞的大字標題。

蘇州是地上的天堂，每當春和日暖，尤其是所謂外國清明節——春假——的時候，蟄居上海的人們大概都想乘着休沐之暇走向姑蘇城畔，領略那虎丘風光，鄧尉勝蹟。就是我，也曾於去年那時，率領一羣孩子們，來回在火車上站立了六個鐘頭，專誠去拜謁這人間的天堂。

今年的蘇州雖然在三月四日以前，不時遭着日本飛機的威脅。但城外的雙塔以及城內的種種，仍然如故。不過春假的時候，京滬路的一部分被日軍佔據，雖然還

有蘇滬水道及京杭國道可通，但是除去事務上有必要的人們以外，所謂遊客是絕無僅有的了！

五月五日，中日的上海協定，竟得於全國國民椎心飲泣的時候正式簽字，盤踞上海三閱月餘的日本陸軍也爲着他們國內及我國東北的種種問題竟切實撤退。間斷幾個月的京滬車，也居然於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車了。

車通了，好像人身久被壓抑的血脈，驟然流通一般，周身的一切都會感得很舒適。雖然蘇州的春，已爲戰爭之神所蠶噬，但田野的新秧，道旁的綠草，還仍舊不畏驕陽地在那裏含笑迎人。倘若不是自命爲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或者是甕餐不給的劫後餘生，大概都很想走上這人間的天堂：一面憑弔沿途的戰場，一面舒散胸中的鬱氣。

然而「明日到蘇州去」的目的，卻不是爲此，是去吊國殤的！是去參加五月二十八日全國爲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在蘇州五卅公園開追悼會的盛會的！



## 二 京滬車上

八十年來，我國以內政不修，國力薄弱，所有的外交，固無不失敗，所有外戰更無不爲城下之盟。此次上海事變，日本本其預定政策，挾其全國兵力以圖控我上海，迫我再作城下之盟。雖然三十四日血戰的結果，犧牲數萬的生命，十餘萬萬財產，只換得一紙有害於我的上海停戰協定，然而因爲有了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誓死抵抗，國際的觀感爲之一變，所謂「和平地帶」所以不設，救國的集會結社可以存在；四千餘健兒的血肉，總算是略有代價。我們民衆雖不能一一努力於竟死者未竟之志，都去效死疆場，但對於他們的哀悼的情感，終思有以表現之。於是到蘇州去參加與這莊嚴偉大的追悼會，是我們民衆中間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必然要求了！

我本早打算去參與，適二十六日下午第一百五十六旅隨營養義勇軍組織科長盛成

有電相邀，更絕無躊躇，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由上海起行。

知道每日只有兩次上行車。知道此去參加追悼會的人定會特別多，早一時餘便同楫去北站。遠從海寧路上望見那骷髏似的灰燼敗垣，所有戰爭時候的種種慘象，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但爲着要急於上車廂也就無暇去追憶往事，更無暇去詳細攷察各種建築物被燬的情形而直趨月台中。

擁擠自然是我們想像得到的。但在未上車以前，以爲離開車的時間這樣早，頭二等車中得不着一席之地，三等車裏總可以佔據一個座位。不料跟着脚夫走遍了所有的車廂，不獨無處可坐，卽立也無地可立。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適逢旁邊的廁所開了門，我們也不管什麼衛生不衛生，將幾件隨身的東西放進去，權且立下，冀圖徐尋去處。不料後來的人潮一般地湧進，就是這一隙地也擠得水洩不通。等到車開時，連車頂上都是人。這情形，在十六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初進南京的時候，我也曾經親歷過一次。但是旅客的心情似乎兩樣：就我回憶所及，那一次旅客似乎除了嗟

嘆的聲音而外，很少別的表情；此次則車外的雨聲，加厚了車內沉痛的空氣，而興奮的嘆息聲中，更夾着無限的淒涼。這自然是悼惜國殤，同時也是痛恨自己：因為「愛國有心，救國無方」，是我們老百姓的共同心理，眼看到四千餘健兒死於沙場，終難救得起國家的危亡，捫心自問，誰都會內疚自己平日無備準，不盡責任啊！

到蘇州已是黃昏時候。那車外的雨聲，更如流水般地潺潺作響，偶想到戰爭的時候，每至殺人盈野，血流成河，倘若我們赴會的人，都於此時盡情一哭，淚水的聲音也許可與雨聲相應。然而除了各人面貌上「重有憂」的表情而外，走出車廂的時候，仍如平日一般，匆匆地各奔前程。

蘇州的一切，都可以說「別來無恙」！不過道旁多了些十九路軍的兵士來往，牆壁上多了些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與其他關於國難的標語而已！

此次的盛會，是為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同時也是國民發舒鬱積之氣的場

所。中華民國二十年來，幾於無年不戰，無月不戰，所謂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也不知開了多少次。但是那些戰爭，於國家，於國民何干？不僅無干而已，且將國家的元氣作慢性的剝喪；國民的生計作暴烈的摧殘。這次的戰爭，雖然也如其他戰爭一樣地消耗物力，死傷人民。然而意義兩樣，是我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是我們老百姓甘願損失而無怨言的：不獨甘受損失無怨言，且以不得損失爲可悲。「老百姓」的種種鬱積的情緒，既不能發舒於「抵抗」之時，則只有向已死的將士同聲一哭。所以除去各機關的所謂代表而外，民衆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所有蘇州的旅館都於上午即告客滿。我們幸而於蘇州飯店中得着一間他人所不要的大而無當的房間，解決了住的問題。

### 三 那堪卒讀後出師

我們住定，晚餐之後，本想到城裏五卅公園去看看追悼會的佈置：祇因爲下雨

不止，電尋盛君不得，便將輓聯遣人送去。在平時：我們定會乘燈光燦爛的時候走向閩門的大街，賞玩賞玩那寂靜街市的雨中夜景，聽聽那旅館簷下的吳儂軟語；今夜從窗上看見那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的電光牌樓，三十四日間的槍砲聲音，四千餘人的模糊血肉，百萬民衆的劫後慘狀，十數萬萬的損失數字，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此時的心緒不知是悲是憤，是苦是恨；只黯然無語地凝視電光，——初尙辨認其有組織的電燈，後則只感到牠是一團紅光，儼然如閩北焚燒時的火焰，我們的全部已完全爲淒涼之感所罩籠，再無暇想及街市的夜景了。最後因爲敵不住涼風的侵襲，始收拾就寢。

第二日早六時即起，早點之後，已是八時，我們雇車直趨追悼會。沿途都有兵士站崗，但街中的行人則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將近會場時，更有童子軍及警察照料。照籌備會規定，與會者均須先期至車站問詢處或籌備處簽到領證，方得通過。但因民衆臨時參加或不及報到者甚多，籌備處又在離會場三百步的地方設臨時報到

處。我們因爲昨日匆匆，未曾按照規定的手續辦理，但向執事者說明後，便立補證章，使我們於十時得瞻望那莊嚴偉大的會場。

遠在數百步外，我們便看到會場周圍屏風似的輓聯，因風振盪，有如銀波；中間一座青綠高台，聳入雲霄；所有隙地均站滿是人。我們從大門由招待員引入祭台左前方的來賓席，四望全場廣達千數畝，而與祭者竟擁擠得水洩不通。我們本想走到周圍去看看輓聯，但竟爲人衆所阻，無法移動。對於台下的陳設，台旁的聯語，以及祭奠時的種種動作，只好請自用的小電影機代爲記憶；攜歸分諸孩子們，使他們於讀書之餘，知道一點關於國難的具體事實。

我們於會場中看到盛君，並見到其他的朋友。

我們談到許多人的輓聯的沉痛語，而尤同情於蔡廷鍇軍長「讀後出師表，感懷精銳半銷磨」的兩句話。下午購上海時事新報，見到蔡將軍親書「那堪卒讀後出師」的一幅銅圖，更使我生無窮之感！

諸葛先生的出師表，大概是中國所謂讀書人的家常讀物，後出師表中所表現的孤忠亮節，更是任何讀者所不能無動於中的。諸葛在當時明知「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不足以勝魏；然而爲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忠憤，終於不願坐以待亡，不計成敗利鈍，毅然「奉先帝之遺意」，負討賊之大任，以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當時所處的情形，正和我們淞滬抗日的將士們所處的情形相似，後出師表中所寫的具體事實，雖然因爲時代的關係，不盡與現存的一一吻合，然而他的六不解也正是抗日將士們所遇着的。蔡軍長是身歷其境的人，所以獨能想及諸葛的後出師表。我想蔡軍長親手寫那「那堪卒讀後出師」的七個字的時候，必是萬感交集，淚眼昏花，其悲憤哀慟之情，恐比他在主祭台上放聲大哭時尤有過之！

鞠躬盡瘁的諸葛先生，不能挽救蜀漢的危亡，只贖下了出師表尤其是後出師表供我們悼嘆。現在淞滬抗日將士們三十四日的血戰，給國家提高國格不少，我們除了這次的所謂追悼會而外，聽說已死的將士們所遺留的孤兒寡婦，竟至求生不得，

而東北的土地，且因上海的停戰協定而更被蹂躪，這就是政府及人民所謂救國自救之道啊！

「那堪卒讀後出師！」豈獨是蔡軍長的血淚語！凡屬中華民國的有心者，都當同聲一哭！

#### 四 義勇軍

二十八日的下午六時，我們應盛君及江蘇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君之約去無錫。車上的擁擠，自然無異於昨日，不過我們站在二等車廂的過道上，似乎比昨日舒適一點。

二十九日的上午七時，我們正在無錫飯店盥洗的時候，盛君來了；坐談不到幾句，教育學院的朋友們也來了，而且見着幾年不見的趙君步霞，幾年不通消息的老友劉君靈舟。盛君是來請我們去參觀第一五六旅隨營義勇軍的，趙君等則要我們當



晚參加該院梁漱溟君的教育討論會，並要我於翌日向他們的學生們講演，而且約定和梁君等在龜頭渚午餐。我說：「一切遵辦，但免講演。」

劉君笑，趙君更笑；盛君則不笑而催促我們從速喫早點。我們喫完，他更匆忙地爲我們擔行李送上他們雇定的汽車上，且鄭重地說：「明日再說！」

十餘分鐘，我們到惠山。

無錫的朋友多說惠山是死人區域，意思是指全山的主要建築物都是無人住居的祠堂和寺觀。現在除了八百多義勇軍而外，還有第一五六旅的旅部：這死人的區域，已充滿了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而成爲中華民國國魂的暫時寄托所了！

盛君首先帶着我們參觀旅部，復同旅部副官長丘君晤談。盛君本約定翁旅長今日午前和我們在旅部晤談，適因要事早車去常州，托由丘君照料帶領我們參觀義勇軍的全部，且介紹大隊長夏君戴君楊君與我們談話。

我們從夏戴楊諸君的談話中，知道義勇軍的份子雖然有男的，有女的——共二

十餘人——有大學的學生，有退伍的軍人，有海外的留學生，有鄉下的「老百姓」，有都市的工人店員，有鄉村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省籍，有來自黃河流域的，有來自長江流域的，更有來自珠江流域和關外的。然而他們的目的是是一致的，就是「抗日救國」。

他們都是自動集合的，所有集合以前的種種用費也是自動籌措的。他們爲着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爲着要尋求足以領導他們切實去「抗日救國」的軍事領袖，所以特意投到十九路軍下面第一五六旅的翁照垣旅長的麾下。他們初入伍時，每日受着十二三小時的基本操練；幾星期以後，於術科的訓練而外，還得上幾小時的學科講堂。他們的講堂，固然不如現在豪華大學的教室，有安適的棹椅可以在那裏蹣跚着脚，靠着背地享福，就是和鄉下簡陋的小學的教室相比，也不能及；因爲他們只要有立足之地，便可集合聽講；他們的筆記本便是講桌，他們的兩足便是坐椅——有時甚至於在露天中日曬雨淋着地聽講。

他們存着「抗日救國」的宏願而投軍，所以軍隊中種種規律的，刻苦的生活，自然是安之若素。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以爲他們的艱苦生活也不過和其他雇傭的兵士一般；可是事實上，他們所受的待遇，比一般的士兵們還要苦：因爲士兵的月餉至少有十二元，官長則按其階第而增加。他們是額外的軍隊，入伍者的個人既無如許資力，國家亦無特別給養，惟有靠第一五六旅及其他各旅團中同志們的捐助，所以在職務上雖亦按照現行軍制而有種種階第，而待遇上則一律每月支伙食費大洋六元。他們的服裝等，則由翁旅長等個人的贈贈。

他們絕不以這種物質的艱苦爲意，他們所苦的只是不能效死疆場，遂他們「抗日救國」的始願。

然而他們固有驚人的戰蹟。丘副官長說：

「當三月一日我軍撤退的時候，我旅與譚啓秀司令堅守吳淞，以義勇軍受訓練未久，令其固守寶山後防。當以運輸困難，軍械缺乏，只得毛瑟五十枝交其四百餘

人應用。三日本旅徇上海民衆請求，向後方撤退時，他們竟能人自爲戰，在寶山城外塘壩上擊退數千敵人——他們只犧牲四人——使本旅得以安然而退：他們的功績很爲不小，所以本旅旅長呈請上峯予以特別獎勵！」

他又說：

「他們此次的志願固然與一般士兵相同，但他們的教育卻高出一般士兵很多，所以他們只要訓練兩三個月便可以上戰場。可見士兵教育程度的高低，關係於軍事勝敗者甚大！」

在談話中，我們並問及十九路軍赴閩剿匪的事情，他說：一切惟政府的命令是聽；更謂在最近的將來，便當離錫去閩。我們又談及義勇軍處置的問題，他謂他們的能力雖好，但現行軍制並無此項組織，而且給養也非易事，結果恐終非遣散不可。

我們同丘副官長談話的地方，是在旅部的客室中。旅部就設在一個祠堂裏，翁

旅長和副官長均住在樓上，他們的臥室和辦公室只佔了長約丈五寬約一丈的一間房子，除了兩張行軍牀以外，只有一張大辦公桌，桌上放置一架電話，一些文牘，這間房子的隔壁，就是一間兩面有窗的大客室，一張西菜檯的四周放了幾張小方檯，備作來賓之用，還有一張方桌上面安置些關於軍用的書籍；而民國六年參謀本部實際測量的上海寶山武進等縣的詳細地圖，則懸於辦公室隔壁的木板上。

旅部的設備，在我們看來，自然是很簡單，但據丘副官說：這種天堂似的生活，不是他們軍人所常能享受，也不是他們所期望。他們在抗日的軍事期中，不獨是得不着適當的住所，兩三日不得一飽，十日半月不得安眠，以至生命不能保存，也是極平常的事情。就是平時，一旦受命駐紮何處，也只要能安插得下去，便算了事，說不到選擇，更說不到安適了。

我們從旅部走出，由丘盛諸君率領參觀義勇軍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隊。他們有的在上操，有的在讀書，有的在從事其他的工作，但整齊清潔則全軍一致。無論在什

麼地方，無論在做什麼事，也無論是個人或團體，遇着我們必口呼「敬禮」，立正致敬！

我們在「敬禮」的聲中，走遍他們的駐紮所；他們到夜間都是席地而寢，各人所有的寢具，只是一張很薄的軍氈，晚上拿來將身體裹着，白天則折疊得成一個方枕，連同其他必需的用具，如碗筷等放在寢地。便有命令時，立即將牠們攜帶出發！

參觀完畢，再經旅部的門口，丘君告辭，幾位隊長還會和我們作簡短的談話，他們最後說過這樣幾句話：

「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抗日救國」，所以會有誓言「以撲滅蹂躪我祖國之敵人，以收復我東北之失地，恢復我光華燦爛之祖國」爲己任；我們的槍口只有向外，絕不參與任何內戰。

「我們這次不能死於淞滬的戰場，我們極想實踐我們第二句誓言，從速到東北

參加入東北義勇軍的隊伍裏去共同殺賊。只是我們的能力有限，經費無着，結果恐終不免於解散！

「我們的命運若果終於走上解散的道路，也只有聽之。好在世界的大戰在即，救國的機會很多。我們果真能始終不渝，總可有効死之日……」

我聽完，正欲尋覓一句安慰或鼓勵他們的話都不可得的時候，車夫忽來催促上車，我們只得握手而別！

在上車以及在遊梅園和龍頭渚的路上，我若有所失地極感不安，昨日上海時事新報晚版談話——題為夜深人靜時的末尾兩句話，總時時刻刻映現於我的心眼之中，這便是

「長期抵抗是協定，欺罔人天有祭文！」

我對義勇軍還有何說，對爲國捐軀的將士們更有何說！……

## 釣臺的春晝

郁達夫

因爲近在咫尺，以爲什麼時候要去就可以去，我們對於本鄉本土的名區勝景，反而往往沒有機會去玩，或不容易下一箇決心去玩的。正唯其是如此，我對於富春江上的嚴陵，二十年來，心裏雖每在記着，但脚却没有向這一方面走過。一九三一，歲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箇秦始皇所玩過的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皇離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窮鄉裏，遊息了幾天，偶而看見了一家掃墓的行舟，鄉愁一動，就定下了歸計。繞了一箇大灣，趕到故鄉，却正好還在清明寒食的節前。和家人等去上了幾處坟，與許久不曾見過面的親戚朋友，來往熱鬧了幾天，一種鄉居的倦怠，忽而襲上心來了，於是乎我就決心上釣臺訪一訪嚴子陵的幽居。



釣臺去桐廬縣城二十餘里，桐廬去富陽縣治九十里不足，自富陽溯江而上，坐小火輪三小時可達桐廬，再上則須坐帆船了。

我去的那一天，記得是陰晴欲雨的養花天，并且係坐晚班輪去的，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的樓上借了一宵宿。

桐廬縣城，大約有三里路長，三千多煙灶，一二萬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從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現在杭江鐵路一開，似乎沒有一二十年前的繁華熱鬧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蹤影。說起桐君山，却是桐廬縣的一箇接近城市的靈山勝地，山雖不高，但因有仙，自然是靈了。以形勢來論，這桐君山，也的確是可以產生出許多口音生硬，別具風韻的桐嚴嫂來的生龍活脈。地處在桐溪東岸，正當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依依一水，西岸便瞰視着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南面對江，便是十里長洲；唐詩人方干的故居，就在這

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處。向西越過桐廬縣城，更遙遙對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巒，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孫了。東北面山下，是一片桑麻沃地，有一條長蛇似的官道，隱而復現，出沒盤曲在桃花楊柳洋槐榆樹的中間，繞過一支小嶺，便是富陽縣的境界，大約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總也不過一二十里地的間隔。我的去拜謁桐君，瞻仰道觀，就在那一天到桐廬的晚上，是淡雲微月，正在作雨的時候。

魚梁渡頭，因為夜渡無人，渡船停在東岸的桐君山下。我從旅館踱了出來，先在離輪埠不遠的渡口停立了幾分鐘。後來向一位來渡口洗夜飯米的年輕少婦，弓身請問了一回，纔得到了渡江的祕訣。她說：『你只須高喊兩三聲，船自會來的。』先謝了她教我的好意，然後以兩手圍成了播音的喇叭，『喂，喂，渡船請搖過來！』地縱聲一喊，果然在半江的黑影當中，船身搖動了。漸搖漸近，五分鐘後，我在渡口，却終於聽出了啾呀柔櫓的聲音。時間似乎已經入了酉時的下刻，小市裏的羣動，這時候都已經靜息，自從渡口的那位少婦，在微茫的夜色裏，藏去了她那張白

團團的面影之後，我獨立在江邊，不知不覺心裏頭却兀自感到了一種他鄉日暮的悲哀。渡船到岸，船頭上起了幾聲微微的水浪清音，又銅東的一響，我早已跳上了船，渡船也已經掉過頭來了。坐在黑影沈沈的艙裏，我起先只在靜聽着柔櫓劃水的聲音，然後却在黑影裏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長烟管頭上的煙火，最後因為被沈默壓迫不過，我只好開口說話了：『船家！你這樣的渡我過去，該給你幾箇船錢？』我問。『隨你先生把幾箇就是。』船家的說話冗慢幽長，似乎已經帶着些睡意了，我就向袋裏摸出了兩角錢來。『這兩角錢，就算是我的渡船錢，請你候我一會，上山去燒一次夜香，我是依舊要渡過江來的。』船家的回答，只是恩恩烏烏，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種鼻音，然而從繼這鼻音而起的兩三聲輕快的喀聲聽來，他却已經在感到滿足了，因為我也知道，鄉間的義渡，船錢最多也不過是兩三枚銅子而已。

到了桐君山下，在山影和樹影交掩着的崎嶇道上，我上岸走不上幾步，就被一

塊亂石拌倒，滑跌了一次。船家似乎也動了惻隱之心了，一句話也不發，跑將上來，他却突然交給了我一盒火柴。我於感謝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後，重整步武，再摸上山去，先是必須點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但到得半山，路既就了規律，而微雲堆裏的半規月色，也朦朧地現出一痕銀線來了，所以手裏還存着的半盒火柴，就被我藏入了袋裏。路是從山的西北，盤曲而上，漸走漸高，半山一到，天也開朗了一點，桐廬縣市上的燈光，也星星可數了。更縱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兩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頭，也看得出一點一點的火來。走過半山，桐君觀裏的晚禱鐘鼓，似乎還沒有息盡，耳朵裏彷彿聽見了幾絲木魚鈺鈸的殘聲。走上山頂，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觀外圍的女牆，這女牆的柵門，却已經掩上了。在柵門外徘徊了一刻，覺得已經到了此門而不進去，終於是不能滿足我這一次暗夜冒險的好奇癖的。所以細想了幾次，還是決心進去，非進去不可，輕輕用手往裏面一推，柵門却呀的一聲，早已退向了後方開開了，這門原來是虛掩在那裏的。進了柵門，踏

着爲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向東南的前走了五六十步，居然走到了道觀的大門之外，這兩扇朱紅漆的大門，不消說是緊閉在那裏的。到了此地，我却不想再破門進去了，因爲這大門是朝南向着大江開的，門外頭是一條一丈寬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觀的牆，一旁便是山坡，靠山坡的一面，并且還有一道二尺來高的石牆築在那裏，大約是代替欄杆，防人傾跌下山去的用意，石牆上之，鋪的是二三尺寬的青石，在這似石欄又似石凳的牆上，儘可以坐臥遊息，飽看桐江和對岸的風景，就是在這裏坐牠一晚，也很可以，我又何必去打開門來，驚起那些老道的惡夢呢？

空曠的天空裏，流漲着的祇是些灰白的雲，雲層缺處，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點兩點的星，但看起來最饒風趣的，却仍是欲藏還露，將見仍無的那半規月影。這時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風，雲脚的遷移，更來得迅速了，而低頭向江心一看，幾多散亂着的船裏的燈光，也忽明忽滅地變換了一變換位置。

這道觀大門外的景色，真神奇極了。我當十幾年前，在放浪的遊程裏，曾向瓜

州京口一帶，消磨過不少的時日。那時覺得果然名不虛傳的，確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現在到了桐廬，昏夜上這桐君山來一看，又覺得這江山之秀而且靜，風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與比擬的了。真也難怪得嚴子陵，難怪得戴徵士，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還要什麼的浮名虛譽哩？一箇人在這桐君觀前的石凳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城中的燈火和天上的星雲，更做做浩無邊際的無聊的幻夢，我竟忘記了時刻，忘記了自身，直等到隔江的擊柝聲傳來，向西一看，忽而覺得城中的燈影微茫地滅了，纔跑也似地走下了山來，渡江奔回了客舍。

第二日侵晨，覺得昨天在桐君觀前做過的殘夢正還沒有續完的時候，窗外面忽而傳來了一陣吹角的聲音。好夢雖被打破，但因這同吹筆篋似的商音哀咽，却很含着些荒涼的古意，并且曉風殘月，楊柳岸邊，也正好候船待發，上嚴陵去，所以心裏雖懷着了些兒怨恨，但臉上却只現出了一痕微笑，起來梳洗更衣，叫茶房去雇船

去。雇好了一隻雙梁的漁舟，買就了些酒菜魚米，就在旅館前面的碼頭上上了船，輕輕向江心搖出去的時候，東方的雲幕中間，已現出了幾絲紅韻，有八點多鐘了，舟師急得厲害，只在埋怨旅館的茶房，爲什麼昨晚上不預先告訴，好早一點出發。因爲此去就是七里灘頭，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上釣臺去玩一趟回來，路程雖則有限，但這幾日風雨無常，說不定要走夜路，纔回來得了的。

過了桐廬，江心狹窄，淺灘果然多起來了。路上遇着的來往的行舟，數目也是很少，因爲早晨吹的角，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號，快班船一開，來往於兩岸之間的船就不十分多了。兩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間是一條清淺的水，有時候過一箇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還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鬧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頭上一口一口的喝着嚴東關的藥酒，指東話西地問着船家，這是甚麼山？那是甚麼港？驚嘆了半天，稱頌了半天，人也覺得倦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身子走上了一家水邊的酒樓，在和數年不見的幾位已經做了黨官的朋友高談闊論。

談論之餘，還背誦了一首兩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詩。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數東南天作孽，鷄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直到盛筵將散，我酒也不想再喝了，和幾位朋友鬧得心裏各自難堪，連對旁邊坐着的兩位陪酒的名花都不願意開口。正在這上下不得的苦悶關頭，船家却大聲的叫了起來說：

『先生，羅芷過了，釣臺就在前面，你醒醒罷，好上山去燒飯吃去。』

擦擦眼睛，整了一整衣服，抬起頭來一看，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變了樣子了。清的一條淺水，比前又窄了幾分，四圍的山包得格外的緊了，彷彿是前無去路的樣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覺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圍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見一箇人類。雙梁的搖響，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鈎的一聲過後，要好半天纔來一箇幽幽的迴響，靜，靜，靜，靜，身邊水上，山下岩頭，只沈浸着太古的靜，死



滅的靜，山峽裏連飛鳥的影子也看不見半隻。前面的所謂釣臺山上，只看得見兩大箇石壘，一間歪斜的亭子，許多縱橫蕪雜的草木。山腰裏的那座祠堂，也只露着些廢垣殘瓦，屋上面連炊煙都沒有一絲半縷，像是好久好久沒有人住了的樣子。并且天氣又來得陰森，早晨曾經露出一露臉過的太陽，這時候早已深藏在雲堆裏了，餘下來的只是時有時無從側面吹來的陰颼颼的半箭兒山風。船靠了山脚，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魚米的船夫走上嚴先生祠堂的時候，我心裏真有點害怕，怕在這荒山裏要遇見一箇乾枯蒼老得同絲瓜筋似的嚴先生的鬼魂。

在祠堂西院的客廳裏坐定，和嚴先生的不知第幾代的裔孫談了幾句關於年歲水旱的話後，我的心跳也漸漸兒的鎮靜下去了，屬托了他以煮飯燒菜的雜務，我和船家就從斷碑亂石中間爬上了釣臺。

東西兩石壘，高各有二三百尺，離江面約兩里來遠，東西臺相去，只有一二百步，但其間却夾着一條深谷。立在東臺，可以看得出羅芷的人家，回頭展望來路，

風景似乎散漫一點，而一上謝氏的西臺，向西望去，則幽谷裏的清景，却絕對的不像是在人間了。我雖則沒有到過瑞士，但到了西臺，朝西一看，立時就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見過的威廉退兒的祠堂。這四山的幽靜，這江水的青藍，簡直同在畫片上的珂羅版色彩，一色也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是在這兒的變化更多一點，周圍的環境更蕪雜不整齊一點而已，但這却是好處，這正是足以代表東方民族性的頹廢荒涼的美。

從釣臺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着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籤，走到東面供着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面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面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離屋檐不遠的一角高處，却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峯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峯先生雖則只知崇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

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箇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滿尙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牠，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醺人身技自然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向高牆上在夏靈峯先生的脚後放上了一箇陳屁，就是在船艙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乾喉，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着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只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驚雷似地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却忽而飛出了一聲閑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鷄啼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面歇着的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的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罷，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鷄在後山啼麼？我們回去罷！』

## 錢塘江的夜潮

鍾敬文

人類真是富於夸大性的動物。隨便一件很平庸的事情和物體，一經過他們的夸大的渲染，就變成了不少的偉大，奇論，神祕，而深饒着吸引人的魔力。村夫農夫傳說中的神仙英雄，騷人才子詩文中的名山勝蹟，都是千百倍顯微鏡下的「人物」，和所謂實體的模樣兒，是相差很遙遠的。這也許是人類用以自慰的一個法子吧，我想。因為人間實際的事物，大都太醜惡，平凡，藐小了，夸大地說說說，使我們不至感覺到過分的無味單調，甚至於嫌惡，這也是一種以無聊當有聊的辦法——用俗話「肉麻當有趣」一語亦好，但微嫌太酷烈而已。記得王爾德曾有過什麼「說說的衰頹」的惋嘆，原因也許同此。但這樣的法子，——姑假定它是個法子而已，其實，這那里一定是人類意識着去籌量出來的？——可不是正辦，把粉紅的輕紗，蒙

蔽存醜婦的臉上，暫時，固然是可售一售欺誑的買賣了，到了實際看到那鬼夜叉的容相時，不更教人感到幻滅的悲楚嗎？——其實，世間許多的事，都是左右辦不好的，「扶得東來西又倒」，這是一句絕好的寫真語。

我爲什麼忽地發洩這樣的牢騷呢？原來是爲了看過一次錢塘江的夜潮而失望呀。

「錢塘江潮」，我們一提到這幾個字，心裏就不免發生一種景慕的情感。我們試翻開宋人周密的武林舊事一看：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綫，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艤艦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並有乘騎弄旗標槍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煙四起，人物略不

相觀。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煙消波靜，則一舸無跡。僅有敵船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沂匝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富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軍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於常時，而儼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中遙瞻黃繖雉扉於九霄之上，真若簫臺逢鳥也。

這里所記，固然有許多是那個時代特別的情景，然而我們可知道這錢塘江潮的惹人注意了。且我們腦子裏還有許多在少年時聽讀過的關於它的故事，如錢王「三千強弩射潮低」的傳說，伍子胥「魂壓怒濤翻白浪」的神話等，都在鼓舞着我們的興趣。古人說：「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何況我是這樣一個有時好奇心特別健旺的人呢？低在這密近咫尺的地方，如不去看，將來不是要懊悔失了機會麼？所以在未行前的幾日，我便高興地決定去看了。

據朋友們說，觀潮，自然以八月的秋潮爲佳，然而八月的秋潮，日裏的還不及夜裏的好看。我記得高濂四時幽賞錄中，亦有這話，他說：

浙江潮汛，人多從八月晝觀，鮮有知夜觀者，余昔焚修寺中，燃點塔燈。夜午，月色橫空，江波靜寂，悠悠遊水吞吐蟾光，自是一段奇景。頃焉 風色陡寒，海門潮起，日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捲轟雷，白練風揚，奔飛曲折，勢若山岳奔騰，使人毛骨欲豎。古云：「十萬軍聲半夜潮」，信哉！

在我自己的想像中，也覺得於月明風冷之下觀覽江頭浪潮奔馳，比在白日裏太陽光下的，要有情趣得多多。所以結局，是立意去看「夜潮」。

是舊曆八月十七日的傍晚，我吃過了晚餐，換一換衣服，便坐黃包車到湖濱路中國旅行社去。因離開車的時刻尙早，只得買了些蘋果，山梨等，坐在湖旁吃着消遣時光。不用說，我這時，心裏差不多全充滿了篷騰的興趣，以爲「天下奇觀」的

錢塘江秋潮，在兩三個鐘頭後，就要擺現在我的眼前，任我觀覽激賞，此遊自己飽飫一時眼福，還可以終久向許多朋友們誇耀呢。

時候到了，汽車裏坐滿客人了，叫笛一聲，車身便往前馳奔。我們一具車里所載的客，約二十人左右，但差不多全數是廣東人，我聽到親熟的鄉音，不免有些慰愉。又想他們爲了觀潮，特別從迢遙的嶺外或上海，趕到這里來，心裏懷抱着何等熱情呢？假如我住在這裏的，反不去看一下，不是要給他們笑作癡呆嗎？想到此，我的心更爲歡然，在和他們縱橫談笑中，極表現出我的高興了。

汽車出了杭州市以外，馳行於曠野的大道中，從車窗望出去，清朗的月光下，桑麻，松柏，池沼，平原，村落，遠山，……都夢一樣的浸沒在肅靜里。我不禁悠然的浮動了鄉思。凝盼移時，心更悵惘無所依着。加以西風峭寒，車身不息的擺動，我頹然不勝睡意的侵襲了。似寐非寐的情況，直到將到海甯時，才破除了去，而神志回復到原來的清醒。



下車後，即到海塘上指定的觀潮處。這時，塘基上擁擠滿了觀衆。如一個熱鬧的夜市。江上水色，一望無涯，月光罩在上面，如蓋着一種輕紗。離開了坐位，移步到一塊比較人跡稀疏的樹陰下，默對着曠壯滄茫的自然，在飄然意遠中，而薄含着一點悽惋的情味。日常的思慮，到此都逃遁淨盡，連特別爲此而來的觀潮的意念，也暫時不知去向了。小立移時，再回到坐位上。夜意已深，寒威加重，因未帶大衣來，此時身上頗有些縮慄。不久，耳畔聞隆隆的聲音，自遠方而至，大衆都側頭向海門處遙矚，並且彼此聲息嘩然，我知潮將來了，便也抖擻精神，站了起來向衆人所屬目之處望去。

果然，潮終於來了！最初是一線白痕，從遠處慢慢移來，暫近暫快，聲勢亦暫大，忽而風馳電掣似的從我們所立的塘基下奔過，向那一邊移去，暫遠暫迷模。終於於看不見。當潮之奔馳過我們眼前時，其高不過數尺，形狀如釜裏怒沸的滾水，躍亂不可止息。奔馳過後，則江水增高了量度，而色樣變得格外渾濁，這在月光

下，可以清楚地辨出來。

我不覺失望了。我以為這自唐以來，給文人士大夫所歌咏觀賞，百姓父老所樂於津津傳說的錢塘江秋潮，至少應有些驚魂懾魄的奇偉氣象，原來是這樣沒有什麼出人意外地的平常！我們在海上經歷過如山岳似的驚濤駭浪的人，對於這個有什麼希罕？便是我故鄉沿海一帶終日不息地一來一往衝激着的閒浪潮，也不見得比這遜色多許呢！也許是今年我所見的，潮勢比別年特別的低小，但在我總算是很掃却興趣了。並且，我想就儘管來得大些，也不見得如人們所大吹的那麼奇觀，自己從前所幻想的那麼奪目呢！

歸程中，坐在我身邊的一位女同鄉，對她同來的男朋友說：「倘若不是有西湖，要叫我花了兩三百塊錢來單看這樣的江湖，我真是不願意呢。」我心裏暗暗默認了她的話，但沒有開口，我已包圍在失望疲倦中了。

## 南京

陳西澄

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的到一個地方去讀我想讀而沒有功夫讀的書，做我想做而沒有功夫做的事，我也許選擇南京做長住的地方；雖然北京和杭州我也捨不得拋棄。物質文明的毒實在受得太深了，窮鄉僻壤裏的小鄉村是一定住不來的。無論那裏的风景怎樣的幽雅，只要想生了病找不到一個能夠醫病的醫生，要用什麼圖書沒有購買的地方！何況現在到處是土匪，到處是比土匪更可怕的軍人！像上海天津那樣的城市又是住不來的。在那裏一個愛閒散自由的人簡直喘不過氣來。

也許有人覺得鄉村與城市應當劃分得清楚：鄉村得像鄉村，城市得像城市。可是我愛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你轉過一個熱鬧的市集就看得見青青的田畝，走盡一條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的小園裏就望得見龍蹕的鍾山，虎踞的石

頭。你發奮的時候，儘管閉門下帷，不見得會有什麼外來的騷擾；你如高興出門遊行，那麼夏天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蘆荻，雞鳴寺看山巔的日出，清涼山觀江上的落日，還有……許許多多名勝的地方，我實在不好意思說了，因為我已經十四五年沒有到過南京，這次又忽忽的只住了一天。

自然城市和人一樣，不會完全無缺的。南京的缺點，我一天的勾留發現出來，在少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館。

平常人是常常要求娛樂的。他們的企求不是山水風物所能夠滿足，所以南京人有他們的秦淮河。不怕說殺風景的話，我實在不愛秦淮河。什麼六朝金粉，我只看見一溝醃釀的臭水！我也在夕陽斜照的時光，雇了一個七板子遨遊了一回，可是我並沒有載回來滿船詩情與畫意，我只見兩岸的河房，沒有一家沒有劈劈拍拍的麻雀；我只見一船船營養不足的女子，搽了濃脂厚粉，用那敗瓦破竹的聲音，唱那不成腔調的戲曲，助那些竹林遊客們的清興。我實在不愛秦淮河。我知道又麻雀和狎

妓是中國最普通的娛樂，並且我平常看到的時候已經可以連眉頭都不皺一皺；可是同時同地看到幾百桌麻雀和幾百名妓女，我實在有些嘔不下肚去。我很想望着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園。

〔自「西澤閒話」選錄〕

## 到湖州後的感想

戴季陶

湖州的社會，從近代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來，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這個地方，已經快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還不過將進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上海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歐州，湖州還是十八世紀中葉的景象；許多工場當中，聽說用引擎的只有一兩家，大多數都不脫手工工業慣習。而且這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舉動，都是很和平安詳的。就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看，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決不像上海的人，要爭什麼一點半點鐘，更不像歐洲美洲的人，要爭一分兩分鐘，在他們意識裏，一天半天的工夫，不算是什麼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約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以一天作約會標準。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經要算尊重時間了。而且他們普所通意識的上半天下半天，也並不用時辰表的正午十二時做標準，

他們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吃中飯的時間做標準的。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看見一班穿長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是街上看見的苦力的江北人，他們筋肉的緊張也比上海的差得多。

這幾天我們住的房子正在請工匠修理，木匠師傅，泥水師傅，一共有十來個人。我們看見他們工作的條件和態度，已經覺得這是上海的工場工人所夢想不到的了。他們除了工錢少這一點而外，其他的工作條件，都不能算是很壞的。就工作時間說，他們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總在八點鐘後；下午散工，是五點鐘。計算起來，已經只有八點多鐘了。這還不算少，他們在工作時間當中要吃四次點心八次烟，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鐘，已經三點多鐘去了。所以他們實實在在工作的時間，是只有五點多鐘。（湖州的工場當然不能如此）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總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時間。而且他們一面作工，一面儘管可以說說笑笑，又沒有常動不息的機器來催促他們。就神經疲勞上說，真是比上海的工人要舒服許多倍了。

在下雨的時候，我們走到街上去，看見抬轎子的，人人手裏打着一把雨傘。這個現象，也是寫出這個社會裏的人從容不迫的景象。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農忙蠶忙的時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裏這些紳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傭工。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我們到湖州來之後自然接觸的幾件事實。其他一切社會狀況，我也還沒有做過調查工夫，當然不能曉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幾樁事情看，我們很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湖州人這一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狀態，是從那裏來的呢？就人生的意義上說，我想這樣游刃有餘的做一世人，總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人，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不是湖州人的修養工夫高過上海人許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說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識，一定是不如上海人。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這一個判斷。所以決不容易說湖州人的從容不迫，是從修養上得來，即使要說他們是從修養得來，那末我們還



可以問一句話，他們的修養，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一定是他們有修養的時間才行的。『並不是以精神決定社會生活，是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這一個總括的概念，是經濟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所教訓我們的。我們如果相信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湖州的社會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生產關係。我們單就湖州工業的生產方面看，雖沒有做過切實的調查工夫，却是

有三點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一，湖州的生產規模，還不脫『定貨生產』的慣習，就是應於確定的需要而為供給的生產法。現代資本家生產制特點之一的『盲目的生產，』還沒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湖州地方勞動的需要和供給，還是比較平均的，沒有許多資本家來製造勞動預備軍。所以農人的都會集中，和勞動市場的自由競爭這兩層都沒有十分劇烈。支配工人生活，護持工人幸福的，還是靠着舊日同行的組織和習慣。所以他們

的工作條件，一般的都比資本家生產制已經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我們看湖州的紳士階級，和上海的紳士階級，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紳士階級，只是由土地的佔有這一個單純的事實形成的。所以維持紳士階級特權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個地租。近代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剩餘價值在湖州是沒有的，就工場組織看湖州的工場，還是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剩餘價值，和資本家生產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對於社會一般的壓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裏面，於有意無意中得來的觀察。生產制是這樣，所以自由競爭當然不會完全實現，在商業上也沒有趨重投機。這樣一個社會，自使我們這些剛從緊張到二十四分的都市跑出來的人，覺得十分從容，十分安詳。我們書樓下面，臨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對面對着一灣古城，四面桑田裏，都呈活潑而濃厚的生趣。城外道場，峴山，雲巢，連山的翠色，映到我們眼簾裏，真是

一幅天然的江南風景圖，隔壁一家製絲的人家，大小男女六七個人，每天在這池邊製絲。他們那一種和平而快樂的顏色，和那很熟練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們生活的安定。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收工了，在池邊放兩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吃着早煙，很歡喜的談今道古，他們談的歷史，無非是封神西游一類有影無蹤的東西。他們的焦心，也許只是天不下雨雞不生蛋一類的自然事。他們所希望的，總是福壽康寧，家給人足。他們的機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們得慰安的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這樣明媚的風光，淨潔的空氣，已經足以給他們多少的興奮和轉換。比起上海高大洋樓裏面一天做十二點十三四點甚至十五六點鐘工的苦命人來，真是一個是在天堂一個是在地獄了。

〔自「到湖州後的感想」節錄〕

## 白水滌

朱自清

幾個朋友伴我游白水滌。

這也是個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細了。有時閃着些須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卻又沒有——只賸一片飛烟而已。從前有所謂「霧縠」，大概就是這樣了。所以如此，全由於岩石中間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裏，無可憑依，凌虛飛下，便扯得又薄又細了。當那空處，最是奇蹟。白光嬾爲飛煙，已是影子；有時却連影子也不見。有時微風過來，用纖手挽着那影子，牠便嫋嫋的成了一個軟弧；但她的手才鬆，牠又像橡皮帶兒似的，立刻伏伏貼貼的縮回來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儘不可知的巧手，要將這些影子織成一個幻網。——微風想奪了她的，她怎麼肯呢？

幻網裏也許織着誘惑；我的依戀便是箇老大的證據。

〔自「蹤跡」選錄〕

##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脣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

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匆匆回去。

〔自「龍山夢痕」選錄〕



## 旅行述常

六 凡

人生一日不可缺的東西，我們從前知道是三大項：衣，食，住。我們的先知先覺的先總理，在他的『孫文學說』裏，便增了一項，叫做：行。這也許是歐風東漸之一種，但這裡不暇細考。

我初到此地，很費一番工夫，想在這四件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上面，發見什麼非常之處，結果居然給我成立了一個原則。

這原則可以事實解釋之。一，男的大都是大布之衣，女的也不過是紅紅綠綠。二，有的一日兩餐（河南老鄉），有的一日四餐甚至五餐（其中包含『小食』）——固然也有一日三餐的——總之，很隨便。吃的或是大米（別於『小米』而言之也），或是饅饅，或是油條大餅。總之，很馬虎。三，有草房，有瓦房，也有樓

房。『因陋就簡』四字，當之無愧。四，也有一兩處平整的馬路，但多數的路是崎嶇不平的；雨後，泥滑滑，行不得。根據以上的解釋，我斷定這裏的人不講究。

不講究便是這裏我們所謂日常生活的唯一的原則。

「嗟乎，此亦閣下一孔之見耳；夫人之生活，豈僅限於衣，食，住，行四者哉？」我的朋友×君呵責我。「慙該怪你自己不肯細心觀察，你如能平心靜氣地留心旁人的生活，便可知道他們不但非『不講究』，簡直很講究，但其所講究的或非你（或你們）心目中的日常生活耳。」

隨後他列舉出幾點值得注意的生活方式。我依着他的指示，隨時隨地，皆得例證，乃知我友果不我欺也。

原來我那朋友說的這裏人很講究的生活，至少，有三件。那三件呢？聽我道來：

一曰，吞雲吐霧。現在此刻，這裏沒有邪教，傳授異道旁門，教人呼風喝雨

——這一層也許聰明的讀者們早已料到不會有的。而這一種技能何人發明，至今失考；但可以知道的是原料於××年前由×帝國主義者輸來中國耳。據說皖北也是旺產之區，『亳州漿』馳名已非一日（可惜記者素無癡君子資格，直至近來才知道，失敬失敬！），這裏平常公然出售的是用臘紙裹的紙煙捲大小長短差不多的東西——記起來了，形如櫻花糖。壽州出『斗』。這可叫做『榻上生活』。

二曰，竹林之游。竹林在什麼地方呢？曰，在各人家裏。我這裏用的無非俗套，不過爲『手談』之一種。其來舊矣——或曰，源於明代之馬弔；其後改良於寧波人之手（確否不可知），流傳至於北美合衆國。據說，也是這裏交際場中所萬不可少的一種工具（還是目的？）。現在通行的『做夢』，其法五人看牌，四人入局，一人輪空，周而復始。或曰，應名『轉磨』，亦通。好此者，卜晝卜夜，劈拍之聲，不絕於耳。這可叫做『桌上生活』。

三曰，依紅偎翠。這種生活限於男子。——上面兩種，不分性別。據說，從前

這裏有『姑娘』三千『房』，自督軍廢，大官小官四散，『姑娘』隨之而減，但至今還有千房左右。這千房『姑娘』雜居於各旅館，據我一位朋友的經驗，初從南方到此，住在旅館裏，竹（胡琴）肉（歌喉）之聲，徹夜不休，加上打牌，益發熱鬧；有時壁上吊下一兩個臭蟲，休想入睡，第二天連忙找熟人搬走了。但如張宗子所謂『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之前』的『站關』却不見。我不知這裏有多少人口，總之，千把房『姑娘』，也夠消受了吧？這可叫做『牀上生活』。（或曰：『榻』，『牀』豈有別乎？我無以答也。）

綜言之，這裏有三多：煙，賭，娼。×君所謂『很講究』者，此也；我所謂『常』者，亦此也。

我另有一位朋友從蘇州帶家眷來，早上九點鐘（暑期改爲八點）上公事房，午後五點（暑期改爲四點）下班，便歸家。幾個月來，他沒有嘗過三多的滋味。昨天我去看他，他很鄭重地告訴我：這裏有一種東西很多——壁虎。壁虎卽蜥蜴也。但

此地常見的不過寸餘乃至二寸長，身綠色，較蘇州所見的黑色而還要長些的爲可觀也。

同時我又感覺到這裏有三少：少井，少草木，少書。定閱『論語』的竟不到三個人。阿們！

〔自「論語」半月刊選錄〕

## 大明湖

劉鐵雲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惹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

## 『濟南名士多。』

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卻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

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

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



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  
綑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了鵝華橋畔了。

〔自「老殘遊記」選錄〕

## 趵突泉

老舍

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濟南的三大名勝。現在單講趵突泉。

在西門外的橋上，便看見一溪活水，清淺，鮮潔，由南向北的流着。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來的。設若沒有這泉，濟南定會丟失了一半的美。但是泉的所在地，並不是我們理想中的一個美景。這又是中國人的征服自然的辦法，那就是說，凡是自然的恩賜交到中國人手裏就會把牠弄得醜陋不堪。這塊地方已經成了個市場。南門外是一片喊聲，幾陣臭氣，從賣大碗麵條與肉包子的棚子裏出來。進了門有個小院，差不多是四方的，這裏，『一毛錢四塊！』和『兩毛錢一雙！』的喊聲，與外面的『吃來』聯成一片。一座假山奇醜；穿過山洞，接聯不斷的棚子與地攤，東洋布，東洋磁，東洋玩具，東洋……加勁的表示着中國人怎樣熱烈的『不』抵制劣

貨。這裏很不易走過去，鄉下人一羣跟着一羣的來提倡日貨，把路塞住。他們沒有例外的全張着嘴，葱味四射。沒有例外的全買一件東西還三次價，走開又回來摸索四五次。小腳婦女更了不得，你往左躲，她往左扭；你往右躲，她往右扭，反正不許你痛快的過去。

到了泉池，北岸上一座神殿，南西東三面全是唱鼓書的茶棚，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一聲『喲』要拉長幾分鐘，猛聽頗像產科醫院的病室。除了茶棚還是日貨攤子——說點別的吧！

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見方，三個泉口偏西，北邊便是條小溪流向西門去。看那三個大泉，一年四季，晝夜不停，老那麼翻滾。你立定呆呆的看三分鐘，你便覺出自然的偉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遠那麼純潔，永遠那麼活潑，永遠那麼鮮明，冒，冒，冒，永不疲乏，永不退縮，只是自然有這樣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熱氣，白而輕軟，在深綠的長草藻上飄蕩着，使你不由想起一種似乎神祕

的境界。

池邊還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魚吐水，極輕快的上來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裏斜放着；有的半天纔上來一個水泡，大，扁一點，慢慢的，有姿態，搖動上來；碎了；看，又來了一個！有的好幾串小碎珠一齊擠上來，像一朵攢整齊的珠花，雪白，有的……這比那大泉還更有味。

新近爲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鐵管，做成六個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是我還是愛那原來的三個。

看完了泉，再往北走，經過一些貨攤，便出了北門。

前年冬天一把大火把泉池南邊的棚子都燒了。有機會改造了！造成一個公園，各處安着噴水管！東邊作個游泳池！有許多人這樣的盼望。可是，蓆棚又搭好了，漸次改成了木板棚；鄉下人只知道趵突泉，把攤子移到『商場』去（就離趵突泉幾步）買賣就受損失了；於是『商場』四大皆空，還叫趵突泉作日貨銷售場；也許有

道理。

〔自「濟南通訊」節錄〕

## 泰山日出

徐志摩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曾飽飲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壓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鐵青，東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戎的絳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

依稀辨認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脚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流的，這默禱不是不生顯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里了……

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瑪瑙精，霜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揭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熟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了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饅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歡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甸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用力，用力，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在天空……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散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橫亙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霧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采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四隅……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自「巴黎的鱗爪」選錄〕

## 津浦道中

(寄小朋友)

冰 心

昨天下午離開了家，我如同入夢一般，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回頭凝望着——除非是再看見這綠滿豆葉的棚下的一切親愛的人，我這夢是不能醒的了！

送我的盡是小孩子——從家裏出來，同車的也是小孩子，車前車後也是小孩子，我深深覺得悽惻中的光榮。冰心何福，得這些小孩子天真純潔的愛，消受這甚深而不牽累的離情。

火車還沒有開行，小弟弟冰季別到臨頭，纔知道難過，不住的牽着冰叔的衣袖，說『哥哥，我們回去罷。』他酸淚盈眸，遠遠的站着。我叫過他來，捧住了他的臉，我又無力的放下手來，他們便走了。——我們至終沒有一句話。

慢慢的火車出了站，一邊城牆，一邊楊柳，從我眼前飛過。我心沉沉如死，倒

覺得廓然；便拿起國語文學史來看，剛翻到『卿雲爛兮』一段，忽然看見書頁上的空白寫着幾個大字：「別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連忙拋了書，走到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這是冰季的筆跡呵！小弟弟，如何還困弄我於別離之後？

夜中只是睡不穩，幾次坐起，開起窗來，只有模糊的半圓的月，照着深黑無際的田野。——車只風馳電掣的，輪聲軋軋裏，奔向着無限的前途。明月和我，一步一步的離家遠了！

今早過濟南，我五時便起來，對窗整髮。外望遠山連綿不斷，都沒在朝靄裏，淡到欲無，只淺藍色的山峯一線，橫亙天空。山坳裏人家的炊烟，濃濃的屯在谷中，如同雲起。朝陽極光明的照臨在無邊的整齊青綠的田畦上。我梳洗畢凭窗站了半點鐘，在這莊嚴偉大的環境中，我只能默然低頭，讚美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過泰安府以後，朝露還零，各站台都在濃陰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纔下車稍稍散步，遠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

心嚮往之」四句，反覆了好幾遍。

自此以後，站台上時聞皮靴拖踏聲，刀槍相觸聲，又見黃衣灰衣的兵丁，成隊的來往梭巡。我忽然憶起臨城劫車的事，知道快到抱犢岡了，我切願一見。我這時心中只憬憶着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冲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羨慕什麼分金關，剝皮亭，我羨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

因此我走出去，問那站在兩車掛接處荷槍帶彈的兵丁。他說快到臨城了，抱犢岡遠在幾十里外，車上是看不見的。他和我說話極溫和，說的是純正的山東話，我如同遠客聽到鄉音一般，起了無名的喜悅。——山東是我靈魂上的故鄉，我只喜歡忠懇的山東人，聽那生怯的山東話。

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我旅行的快樂，已經開始。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間房子，爲的要自由一些，安靜一些，好寫些通訊。我靠在長枕上，近窗坐着，向陽那邊的窗簾，都嚴嚴的掩上，對面一邊，爲要看風景，便開了一半。涼風徐來，這房

裏寂靜幽陰已極。除了單調的輪聲以外，與我家中的書室無異，窗內雖然沒有滿架的書，而窗外却旋轉著偉大的自然，筆在手裏，句在心裏，只要我不按鈴，便沒有人進來攪我。龔定菴有句云：『……都道西湖清怨極，誰分這般濃福？……』今早這樣恬靜喜悅的心境，是我所夢想不到的，書此不但自慰，並以慰弟弟們和記念我的小朋友。

〔自「寄小讀者」選錄〕

## 從北京到上海

(寄小峯)

魯迅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塗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却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羈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却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裡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

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爲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鎗，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裡（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唸唸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週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却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鷄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爲」；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爲牠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着鎗，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羣。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纔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羣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鎗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鎗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許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纔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纔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



在這車上，纔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噓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于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于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纔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糊塗。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 東北印象拾零

王雨亭

列車於早晨六時四十五分自安東發，憑窗遠眺，沿途的農產物大半是高粱和玉蜀黍，因為土地肥沃，桿葉高大成藍碧色。列車過處，隴畝中的高粱和玉蜀黍等受着空氣的激動；顛簸起伏就像渺茫大海的碧浪一般，我們幾疑置身於乘風破浪的舟中而忘其在列車上了。鐵路兩傍，村落甚多，房屋既好，居民的衣服又很整齊，足見其生活之豐足。

北陵離城十里，順治元年葬太宗文皇帝於此，陵城周圍遼廣，圍以紅牆，古松古柏，蒼老可愛。陵前有殿臺，四圍有守望亭，建築均極偉壯，雕刻也堪鑒賞。現在已開放為公園，但因離城較遠，又賣門票，所以遊人不多。

遼寧的汽車租金真貴到不近情理，像北陵離城只十里，來回要大洋七元，僱馬車只要一元五角而已。北陵回城見天色早，就和駕車的商量往東陵，他說：『租金有定例，一送六元，來回十二元，童叟無欺，分文不能減少。』按東陵離城不過二十里，往返只四十里路，汽車租要十二元，我們此行雖很闊氣，至此也不得不吝嗇了。

廿八日上午，我們打定主意要遊東陵，因為汽車租金太貴坐不得，乃運用我們的經驗來僱馬車，很合算，往返只兩塊錢。驅車由迂迴曲折的小道出東門，所經過的那些原始路（未加人工修築故名之為原始路），車輪過處，黑灰飛揚，我們在前因不知道在後者的吃苦，若是在後面的就常常連氣都喘不出來，居住在中國還講得衛生嗎？出了東門，行行重行行，二十里地說來話短，步去路長，炎日當空，晒得皮膚盡赤，十時登車至十二時纔到。

東陵係清太祖的寢域，規模略小於北陵，以古樹著稱，不賣門票，任人遊覽。

※

到車站購票上長春行的特急車，三時五十六分發。一路又是沃野千里，高粱的綠波遠接天際。田畝中的農產物，縱橫交錯，修短有序，大地盡成文章。久居此者對之漠然，我們則憑窗眺望，覺有無限異趣，直至太陽西下看不見了纔罷。同車中有一位美國人某君，談話起來纔知道他是北平某大學的教授，到中國已三年，此次要從西伯利亞回去。我問他：『你是美國人，何不南走太平洋？』他說：『否，我很愛滿洲，來時經過滿洲，去時也要經過滿洲。』他在車中一面眺望一面讚嘆，有時竟叫出『好呀！滿洲的土地』。他曾告訴我：『像這樣肥沃的土地，美國也不過如此。』我說：『否，這是最不好的地方！』他愕然問道：『何所見而云然？』我說：『地底下埋藏着多量之炸藥，不久，就要爆發，好危險呀！』他乃笑而點頭稱是。

卷

哈爾濱的夏天，早晨三時半就見太陽，夜八時半天纔黑。聽說滿洲里早晨三時天就亮，晚上九時纔黃昏。此事若是說給南方人聽，就是賭咒他也不相信。我們在這醉夢之鄉沉湎多時了，天色雖已黃昏，遊興尙未稍減，只因要上東鐵俱樂部，故買掉而返。江上徐徐的清風吹皺綠波，一隻一隻的小船往來如梭，善享樂的俄人猶在發揮其民族的特性。

(自「東北印象記」節錄)

## 舊都重遊

前 人

六日早晨八時入天津總站，站裏停着一排的列車裝滿兵士，升火待發，想是要開赴前鋒的。我們所乘的車稍停即開，沿途的農產物俱已欣欣向榮，預喜今年或可豐收。車自山海關開來已不再出毛病，開行甚速，十一時已到東便門，在遠遠處看見崩壞了一角的城樓，頓觸起國家興衰之感，轉瞬至大前門東車站，出月台即僱汽車直到青年會。

北平雖係舊遊之地，但當民六改選參院而來，僅住兩月，事畢匆匆南歸，未及暢遊，今隔十三年差不多都忘了。可是地方也沒大變更，所不同者，昔年沒有電車，現在已經有了。其他道路也沒大進步，從前所謂「無風三寸土，有雨滿街泥」。現在依然是這樣。我們看到北平的電車那種窮相，就會聯想到貧病交加的人力車夫，他是長年工作而絲毫沒得到給養的，車身被風吹雨打，那保護的油漆早已脫

落淨盡，乾燥得可憐！

北平老是人力車賤，馬車所以很少的原因就是人賤於馬，不要說馬車咯，連電車都競爭不過兩隻腿，譬如：自大前門乘電車到東城青年會，兩站票價約須二十八枚，坐人力車也不過如是，苛刻的人們能和他們多爭價二十四枚都肯拉。呀，生活多麼苦啊！

北平的汽車租錢太便宜了，每小時只一元，全日十元而已。但是我一到北平就上了大當，由東站到青年會被他敲去一元八角，過後痛甚。中國人慣會欺詐過路客，真是防不勝防。

朝陽門上橫掛着：『打倒口口帝國主義』的標語，空着兩個字一定是『日本』。中國人做事竟然糊塗到此地步，朝陽門是觀瞻所繫的地方，如果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屁都不許放，那麼就統統收起來倒還乾脆，不然就費點工夫給牠弄均整而為『打倒帝國主義』也可以，像這樣缺着，全民衆的臉都丟盡了！（自『東北印象記』節錄）

## 黃河上

孫伏園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爲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



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綴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既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斲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一陣客氣的質

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兒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爲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的，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游並不如。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從船中望去，似乎兩岸

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游向下流，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使以兩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坟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底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

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者。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

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通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紫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尙喫洋砲，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

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當剪下，並想不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五個脚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脚趾壓在那個脚趾上，那個脚趾又壓在別個脚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脚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脚趾尙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時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

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身體是否含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康健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知識的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繹之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

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他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向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下略）



## 旅汴雜記（二則）

葉鼎洛

「從那兒來？」查票的問。

「從上海來。」我回答。

「上海來？！要搜！」

「要搜？！聽便罷！」

作如此問答的時候，我已經從津浦車上下來，提着隻小皮箱站在徐州車站的天橋脚下了。「從上海來的，要搜！」這裏面真不知道藏有一種什麼因果，除掉當時與此對壘的腦筋簡單的軍閥們，讀書明理的我們是一時想不出那道理來的！幸喜我的行李裏面從來不至於夾帶那宣傳物品和炸彈，鴉片等違禁東西，所以不禁板上惱怒的面孔，却又擋不住他們那種無理的強暴，正打算放下手提箱來的時候，不料那

穿青制服的笨蟲，終因為怕累贅，不搜也放我過去了。於是我重新提起手提箱，跨到月台的彼岸，走上那早已停在那裏的隴海車。

這次旅行，身邊還有幾個餘錢，所以在無錫上滬寧車的時候，買了兩聽紙烟，付了十元錢的行李運費以後，特地去打二等聯票，不意一位禿頭的廣東老頭兒，費了廿分鐘的時間也沒有找到二等聯票的價目表，所以結果還是買了三等聯票。既然是聯票，已經坐了滬寧車的三等，現在走上去的隴海車不消說也是三等無疑了。可是最僥倖的是這隴海車裏面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清閑，兩丈多長的一節車廂裏面僅只七八個乘客，這種舒服真令我疑心這次旅行太不像中國人的旅行了。

津浦車是黎明時候到徐州的，時間很早，所以其間縱使經過一些盤詰的事情，坐到隴海車上去的時候，太陽還剛在地平線上打呵欠。初秋的清晨，夜來又下過一場大雨，清新的朝氣振刷起我這倦於行旅者的精神。半年來上海的生活，可以說沒有見過一天早晨的太陽，忽然看見長江北岸這樣的朝景，立刻感到旅行之於人生算

是一件必要的修養，不論是身心那一方面都一樣。同時，五年前讀的田園畫家米勒傳又忽然兜上我的心頭，使我想起來勒來的是米勒的畫，說到米勒的畫，對於這徐州車站附近的朝景，我想也無須乎徒費筆墨了。

一晚沒有吃東西，吸受着沁心的晨風才感到肚中的飢餓。車中有賣朝餐的，是八角錢一份不中不西的食品，不管味覺之如何，但求充飢之功效，將就吃着時，火車在長鳴之後已作弛緩的駛動。這時候，剛才看見的朝景已成過去的回憶，目前徐州車站又現出另外一副面目來。

枉自以爲是四海爲家的人，徐州車站其實却是第一次見面。不知道什麼道理，以前總以爲徐州是荒涼極目的地方，所以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大的火車站，看見那廣闊的月台，高長的天橋，以及衆多的鐵軌，真是意外的滿意。然而却有成羣結隊呼號奔走而來的男女乞丐們，這滿意便又變成了驚奇，從小聽長輩們說，徐州這一帶的人，少壯的都在外面當兵，剩下的老幼婦女便在本地方當乞丐，或者流竄到外方

去做「逃荒的」，這撒謊似的話語現在算是證明了。爲甚麼會這樣的呢？這是非研究歷史地理不能知道的問題。在這些老幼婦女的呼號聲中，我只好扔出幾個銅板去做個淺薄的人道主義者，可是我真不願意世間有「人道主義」這種名稱，把一部分的人類弄到這步田地，然後又鬧出什麼「人道主義」來，這是一種什麼「慈悲」啊！

〔自「良友」選錄〕

## 珠江散記 (三則)

王世穎

### 虎門

船到虎門外，因為領港的不會來，便泊在那兒一天有半；怪膩煩的，我似乎要詛咒這種生活了。可是船到虎門以後，我便將以前所得的苦悶，散瀉得乾乾淨淨。

真不愧是一「虎門」兩字，這是多麼險峻的一個形勢啊！矗聳山峯之間，夾着一帶滾滾的長流。山峯是一排排沿江壁立，把個江水，監視得十分嚴固。在兵家說是要塞，在遊客們看來却是莊嚴雄厚，具有俠骨的山水。

山上是一個個的小洞，洞裏據說是一尊尊的大砲。每個形勢險要的山，都有如此的設備。有的山頂上面有房屋旗幟，有的上面蓋了茅亭，有的築了堡壘。

船在虎門夾道中馳去，猛然看見對面堡壘上幾個壁窠大字，上面寫着「帝國主義是洪水猛獸」，「打倒帝國主義」字樣，大字原不希罕，在上海，「當」，「押」，「醬園」，一類的字，每條街上都是熟見的；但那些字連續起來，漫說是大，便是六號小鉛字，看了也有些觸目驚心呢！

有幾個青年，情不自禁地對着大字歡呼，喝采起來，像是找得了新生命似的。

#### 駕 瓊

船到了白鵝潭，便和幾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一共僱了一隻小艇，駛向長堤：這是夜晚亥刻時分了。

這時正好下一點微雨，濛濛地飛向襟上來，江上燈光熒熒，橈聲欸乃，此時我乃入了詩境。

除了撐篙的以外，其餘四個搖橈的都是女子。伊們的勇敢不讓于男子，而六寸

以上的圓膚，更引起了我的愛慕。愛慕伊們善用其足，不像我們的裹屍一般斲喪在鞋裏鞵裏。我底視覺可以幫助着嗅覺，證明：伊們底脚除美以外，雖不見得真如抒情詩人所說的那般有肉香，至少總全無鬱結着的汗臭。

雨很大了，還夾着冷風，伊們從船裏取出翳笠來，戴在頭上，赤着的足，在微光裏覺得更滑澤。伊們底步武和諧地跟着有節奏的櫓聲前後左右走着，共談家常，閑情自適，在翕和的氛圍氣裏溯江而南，長堤在望了。

不料南方氣候，竟是這般寒冷，甚至凝住了我底心！





## 遊日本雜感

周作人

我的再到日本與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覺得情形改變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從前，本來也有覺的議論家和實行家，只是居極少數，常在孤立的地位。現在的形勢，却大抵出於民衆的覺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為明治的維新，在日本實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戰勝的強國；但這強國的教育，又養成一種謬誤思想，很使別人受許多迷惑，在自己亦有害。這道理本極了然，近來各方面發起一種運動，便想免去這害。其實也不單為趨利避害起見，正是時代精神的潮流，誰也不能違抗。所以除了黎明會福田博士的日本主義之外，也頗有不再固執國家主義的人；大學生的新人會，尤有新進銳氣。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國希望更大：德謨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生」(?)的中國更能理解傳達，而且比我

們也更能覺察自己的短處，這在日本都是好現象。但如上文所說，日本因為五十年來德國式的帝國主義教育，國民精神上已經很受斷喪，中國却除了歷史的因襲以外，制度教育上幾乎毫無新建設，雖然得不到維新的利，也還沒有種下什麼障礙，要行改革，可望徹底。譬如建築，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國却還是一片廢址，要造真正適於居住的房屋，比將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滿足的結果。我們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這時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從時勢上看來，這假洋房也斷然不能再造；不過我們警告工程師，請他們注意罷了。六月間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講演教育，也說到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國纔幾禮拜，就看出中國這唯一的優點，他的犀利的觀察，真足教我們佩服了。

日本近來的物價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雞蛋每個金七八錢，毛豆一束七十餘錢，在中國南方只值三四分銀罷了。大約較七八年前百物要貴

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樣增加，所以很覺爲難，所謂無產階級的「生活難」的呼聲，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東京，並且房屋缺乏，僱工缺乏，更是困難；幾個人會見，總提起尋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錢從前是兩三元，現在時價總在六七元以上，尙且無人應雇，許多人家急於用人，至於用懸賞的方法，倘若介紹所能爲他尋到適用的使女，除報酬外，另給賞金十元。歐戰時候，有幾種投機事業，很得利益，憑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成金，（*Real Estate* 即暴發財主）一方面大多數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響。平常僱工度日的人，都去進了工場，可以多得幾工資，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現在的工場生活，也決不是人的正當生活，而且所得又僅夠『自手至口』，（大抵獨身的人進了工場，所得可以自養；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夠了）因此罷業罷工，時有所聞。我在東京最後這幾天，正值新聞印刷工同盟罷了工，多日沒有看報；後來聽說解決，職工一面終於失敗，這也本是意中事，無足怪的。日本近來對於勞動問題也漸漸注意，但除了幾個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資本

家或以爲是危險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還迷信著所謂温情主義，想行點「仁政」使他們感恩懷惠，不再胡鬧。這種過時的方策，恐怕沒有什麼功效；人雖「不單靠著麵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麵包；日本縱然講武士道，但在現今想叫勞動者枵腹從公，盡臣僕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風氣，據報上說，中元贈答，從前不過數元的商品券，現在五十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據三越白木等店說，千元一條帶，五千元一件單衣，賣行很好；以前雖有人買，不過是大倉等都會的大財主，現在却多從偏僻地方專函定買，很不同了。有些富翁買盡了鄰近的幾條街，將所有住民都限期勒遷，改作他的「花園」；或在別莊避暑，截住人家飲水的來源，引到自己的花園裏，做幾條瀑布看看：這都是我在東京十幾日間聽到的事。日本時代相傳的華族，在青年眼中，已經漸漸失了威嚴；那些暴發戶的裝腔作勢自然也不過買得平民的反感：「成金」這兩個字裏面，含有多量的輕蔑與增惡。我在寓裏每聽得汽

車飛過，嗚嗚的叫，鄰近的小兒便學着大叫 Korojuno Korojuno（殺哩！殺哩）！說汽車的叫聲是這樣說。闖人的汽車的功用，從平民看來，還不是載這肥重的實業家，急忙去盤算利益的，乃是一種借此在路上傷人的凶器，彷彿同軍閥們所倚恃的槍刺一樣，階級的衝突，決不是好事；但這一道溝，現在不但沒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人常常的說，日本國民近來生活程度增高，這也是事實。貴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還有一班官吏紳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趨時，借了物質文明來增重他的身價；所以火車一二等的乘客，幾乎坐席皆滿，心裏所崇拜的雖然仍是武士與藝妓，表面的卻很考究，穿了時式洋服，吃大菜，喝白蘭地酒；他們生活程度，確實高了。但是究竟不能一概而論，一等乘客固然無一不是紳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辦當」的人了；口渴時花一枚五錢的白銅貨買一壺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車侍擎一兩瓶汽水。若在三等車中，便大不同；有時竟不見一個着洋服（立領的也沒有）的人；

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見食堂車侍來分傳單，說大餐已備，車侍也不來照管；每到一個較大的站，只見許多人從車窗伸出頭去，叫買辦當及茶，滿盤滿籃的飯包和茶壺，一轉眼便空了，還有若干人買不到東西，便須忍了飢渴到第二站。賣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車前決不見有買辦當的叫喊，因為叫喊了也沒有人買。穿了 *Flock-coat* 端坐着吃冷飯，的確有點異樣，從「上等」人看來，是失體統的；因此三等乘客縱使接了大餐的傳單，也就不敢跑進食堂裏去（別的原因也或為錢，或怕坐位被人佔去）。這各等車室，首尾相銜的接着，裏面空氣卻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來三等車室雖然略略擁擠，却比一等較為舒服；因為在這一班人中間，覺得頗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輕蔑疏遠。有一次我從門司往大阪，隔壁的車位上並坐著兩個農夫模樣的人，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朝鮮人，看他們容貌精神上，原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朝鮮的農人穿了一身哆囉麻的短衫袴，留着頭髮梳了髻罷了。兩人並坐着睡覺，有時日本人彎過手來，在朝鮮人腰間

碰了一下，過一刻朝鮮人又伸出腳來，將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兩人醒後各自喃喃的不平，卻終於並坐睡着，正如淘氣的兩個孩子，相罵相打，但也便忘却了。我想倘使這朝鮮人是「上等」人，走進一等室，端坐在紳士隊中，恐怕那種冰冷的空氣，更要難受。波蘭的小說家曾說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我說可怕的便是這種法。

我到東京正是中國「排日」最盛的時候，但我所遇見的人，對於這事，却沒有一人提及。這運動的本意，原如學生聯合會宣言所說，只是排斥侵略日本；那些理論的與實行的侵略家（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我們本沒有機會遇到；想見的只有平民，在一種意義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們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們裏邊那些小商人，手藝職工，勞動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於農夫，尤愛平和，他們望着豐收的稻田，已很滿足，決不再想到中國西伯利亞

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種人，很可嫌憎：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們並不限定是那一行職業，大抵滿口浪花節（一種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頌揚武士的故事），對人說話，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這廝可惱」這類句子，舉動也彷彿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說，可稱一種戲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義。星期評論八號內戴季陶先生說及日本浪人的惡態，也就可以當作他們的代表。這種「小軍閥」不盡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會上鼓吹武力主義，很具影響，同時又妄自尊大，以好漢自居，對於本國平民也很無禮，所以我以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祇有這種人，最可厭惡，應得排斥。他們並不直接受過武士道教育，那種謬誤思想，都從浪花節義大夫（也是一種歌曲），與舊劇上得來：這些「國粹」的藝術，實在可怕。我想到中國人所受舊戲的毒害，不禁歎息，真可謂不約而同的同病了。

日本有兩件事物，游歷日本的外國人無不說及，本國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與藝妓（Geisha）。國粹這句話，本來很足以感人：本國的人，對於這



制度習慣了，便覺很有感情，又以爲這種奇事的多少，都與本國榮譽的大小有關，所以熱心擁護；外國人見了新奇的事物，不很習慣，也便覺很有趣味，隨口贊歎；其實兩者都不盡正當。我們雖不宜專用理性，破壞藝術之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亂發時代錯誤的議論。武士的行爲，無論做在小說戲劇裏如何壯烈，如何華麗，總掩不住這一件事實：武士是賣命的奴隸。他們爲主君爲家而死，在今日看來已經全無意義，只令人覺得他們做了時代的犧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罷了。藝妓與游女是別一種奴隸的生活，現在本應該早成了歷史的陳跡了，但事實却正相反：凡公私宴會及各種儀式，幾乎必有這種人做裝飾；新吉原游廓的夜櫻，島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讀作 *Tayu*，本是藝人的總稱，後來轉指游女；游廓舊例，每年太夫盛裝行道一周，稱爲道中）變成地方的一種韻事，詩人小說家畫家每每贊美咏嘆，流連不已，實在不很可解。這些不幸的人不得已的情況，與頹廢派的心情，我們可以了解，但決不以爲是向人生的正路；至於多數假頹廢派，更是『無病呻吟』，白造成許多所

謂游蕩文學，供飽暖無事的人消閒罷了。我們論事都憑個「我」，但也不可全沒殺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樂，雖然滿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識上有點不安，便不敢定為合理的事。各種國粹，多應該如此判斷的。

芳賀矢一著的國民性十論，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制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裏面，祇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術，日本的繪畫彫刻建築，都不能詳細紹介，不過表明對於這榮光的禮讚罷了。中國的古藝術與民間藝術我們也該用純真的態度，加以研究，只是現在沒有擔任的人，又還不是時候。大抵古學興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後，因為這時纔能覺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與恩惠，虛心鑑賞，與借此做門面說國粹的不同。日本近來頗有這種自覺的研究，但中國却不能如此，須先求自覺，還以革新運動為第一步。

俄國詩人 Bajmon 氏二年前曾游日本，歸國後將他的印象談，在報上發表，對於日本極加贊美，篇末說，「日本與日本人都愛花。」——日出的國，花的國」。他於短歌俳句錦繪象牙細工之外，雖然也很賞贊武士與藝妓，但這一節話極是明澈：——

「日本人對於自然，都有一種詩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們很多的勞動，而且是美術的勞動。有一次我會見水田裏的農夫勞作的美，不覺墜淚。他們對於勞動與對於自然的態度，都全是宗教的。」

這話說得很美且真。星期評論八號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節說：

「只有鄉下的農夫，是很可愛的。平和的性格，忠實的真情，樸素的習慣，勤儉的風俗，不但和中國農夫沒有兩樣，並且比中國江浙兩省鄉下的風習要好得多。」

我訪日向新村時，在鄉間逗留了幾日，所得印象，也約略如此。但這也不僅日本為

然，我在江浙走路，從車窗裏望見男女耕耘的情形時常生一種感觸，覺得中國的生機還未滅盡，就只在這一班「四等平民」中間。但在江北一帶看男人着了鞋襪，嫵嫵的在黃土上種幾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這半因為單調的景色不能惹詩的感情，大半也因這工作的勞力，不及耕種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別，與什麼別的地理的關係，是全不相干的。

我對於日本平時沒有具體的研究，這不過臨時想到的雜感，算不得「覬國」的批評。我們於日本的短處加以指摘，但他的優美的特長也不能不承認；對於他的將來的進步，尤有希望。日本維新前諸事多師法中國，養成了一種「禮教」的國，在家庭社會上，留下種種禍害；維新以來諸事師法德國，便又養成了那一種「強權」的國，又在國內國外，種下許多別的禍害。現在兩位師傅——中國與德國本身，都已倒了；上諭家訓的「文治派」，與黑鐵赤血的「武力派」，在現今時代，都已沒

有立腳的地位了。日本在這時期，怎樣做呢？還是仍然拏著兩處廢址的殘材，支住舊屋？還是別尋第三個師傅，去學改築呢？爲鄰國人民的利益計，爲本國人民的利益計，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夠向和平正當的路走去。第三個師傅能引導人類建造「第三國土」——地上的天國，——實現人間的生活；日本與中國確有分享這幸福的質素與機會。——這希望或終於是空架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種頗強固的信念。

## 今津紀遊

郭沫若

(一)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們人類好像都有種驚遠性。當代的天才，每每要遭世人白眼，意大利詩聖但丁，生時見逐於故國，流離終老，死後人始爭以得葬其骸骨爲地方之榮。俄國文豪杜斯妥逸夫司基，生時亦受盡流離顛沛窘促之苦，死後國人始爭爲流涕以盡哀。這種要算是時間上的驚遠性了。空間上的驚遠性，我把我自己來舉個例罷。我是生長在峨眉山下的人，在家中過活了十多年，却不曾登攀過峨眉山一次。如今身居海外，相隔萬餘里了，追念起故鄉的明月，渴想着山上的風光，昨夜夢中，竟突然飛

上了峨眉山頂，在月下做起了詩來。

不再扯遠了。我來福岡市，已經將近四年，此地的博多海灣，是六百四十年前，元軍第二次東征時全軍覆沒的地點。當時日人在博多灣沿岸各處要隘之地築壘抵禦。九年前在東京一高聽講日本歷史的時候，早聽說福岡市西今津地方，尚有一片防壘殘存。爲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史蹟，當時早恨不得飛到今津去踏訪，憑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戰地。

我在民國二年年末初到日本的時候，是由火車穿過萬里長城從朝鮮渡海而來。火車過山海關時，我在車中望見山上蜿蜒着的城壘，早曾嘆服古人才力之偉大，而今人之碌碌無能。後日讀P. Renner氏所著德國近代人利林克龍 (Lilicron) 傳，敘他晚年在北海配爾屋牟島 (Pellworm) 上做堤防法督的時候，每在暴風咆哮的深夜，定然在高堤上，臨風披襟，向着洶湧的狂濤，高叫出他激越的詩調。我受了他這種凱旋將軍般的態度之感發，我失悔我穿過萬里長城的時候，何不由山海關下車

登高壯觀，招弔秦皇蒙恬之魂魄？我至今還在渴想……唉！這也算是一種驚遠性的適例了。我在福岡住了將近四年，守着有座「元寇防壘」在近旁，我却不會去憑弔過一回，又在渴想着踏破萬里長城呢？

元寇防壘，日人所高調讚獎的「護國大堤」，我的想像中以爲定可以與我國的萬里長城堪伯仲。守此而不登，豈不是驚遠性之誤人嗎？

## (一)

今晨八點鐘，早早跑上學校裏去，不料第一點鐘的內科講義纔是休講，好像是期待着要搭乘的火車，突然遲延了一樣，我顛轉沒有法子來把這一點鐘空時間消遣。我沒精打彩地走進圖書館，把一兩禮拜前的新聞報紙隨手翻閱，覺得太無聊了。我想起今日的課程，都是不願意上的，只有午後兩點鐘以後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我何不走到個甚麼地方去，利用我這半日的光陰，或者我親愛的自然，還



會賜我以許多的靈感。

市外的西公園，自從前三月田壽昌來訪我時，我們曾同去遊逛過一次以來，我已兩年不去了。雖然不是開櫻花的時候，園內有些梅花，定已漸漸開放，並且這樣晴好的天氣中，坐在那園中高處，看望太陽光下的海波，也正是無上的快心樂事。不錯，我便往西公園去罷！我纔一動念，我的兩脚已把個挾着書包的我運出了校門。我竟成爲電車的乘客了。

電車西行，有三分鐘的光景，到了西公園。我下車徐徐向園門步去。別的同學都是挾着書包向東行，我一人却是挾着書包向着西走，我又穿的是制服，戴的是制帽，行路的人好像都在投一種詫異的眼光向我。我不是磨房的馬，定要瞎着眼睛受人驅使嗎？你們難道不要我有自由意志！懷着一種無謂的反抗心，我還沒有走到園門，驚遠性突然又抬起頭來。西公園離今川橋只有一區的電車，到了今川橋，再坐幾站輕便火車，便可以達到今津。走熟了的地方有甚麼意思嘍？元寇防

壘！護國大堤！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古戰場！去罷！去罷！去學利林克龍披襟怒吼！

我又坐上了電車去了。沒有幾分鐘的光景，電車已經到了終點。我從今川橋下車，往輕便鐵道的驛站——名目雖叫驛站，但只是街面上的一家鋪口代辦的——上去買車票。我檢查我的錢包，只有五十錢（一錢合我國銅元一枚）的一張紙幣。

——往今津的車票要多少錢？

——要二十四錢。

——請把一張來回票給我。

——要四十八錢。

我把紙幣給了賣票的，他把了十六區的車票給我，找了我兩個銅板。原來輕便火車的車票，也還是同市內電車的一樣，是分區零買的，他指示着車票上的站名向我說：從此處到今宿，是八站路，一站四錢，從今宿再坐渡船纔能到今津。

我問：渡船錢要多少？

他說：要三錢，

我聽着吃了一驚，我手中只有兩個銅板了，今天的計畫，不是完全歸了水泡嗎？我急忙在衣包中收尋，另外又纔尋出一個五錢的白銅小幣。啊，好個救星！這要算是在沙漠中絕了水的商隊，突然遇着了 Oasis（沙漠中膏腴之地）了！驛站中待車的人很多，火車到十點鐘的時候纔能開到。

日本人說到我們中國人之不好潔淨，說到我們中國街市的不整飭，就好像是世界第一。其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都會，除了幾條繁華的街面，受了些西洋文明的洗禮外，所有的側街陋巷，其不潔淨不整飭之點也還是不愧爲東洋第一的模範國家。風雨便是日本街道的最大仇人。一下雨，全街都是泥淖淋漓，一颳風，又要成爲灰塵世界。又聰明又經濟的日本國民常常攆些細碎的石子來面在街上，利用過往行人的木板拖鞋作爲碾地機的代用。隔不許久，石子又要變成了灰塵，又要變成了泥濘。

了。驛前的街道，正是石子專橫的時代。街心的四條鐵軌，差不多要埋沒在泥土中了。街簷下的水溝，水積不流，昏白色的醬水中含混着銅綠色的水垢，就好像消化不良的小兒的糞便一樣。驛旁竟公然有位婦人在水溝上搭一地攤，攤上堆一大堆山榛，婦人跪在地上燒賣。這種風味，恐怕全世界中，只有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國民纔能領略了。

坐在站中，望着外面雜踏喧闐的街市，無端地發起了這段敵愾心來，中日兩國互相輕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無法醫治呢。

人總是不宜好的動物。金錢一富裕的時候，總要湧出些奢侈慾望來。我無意識中又在一個衣包之內搜出了一張五十錢的紙幣，我好像立地成了位大富翁一般。火車輪船要運轉時，煤烟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人要去旅行時，紙烟也當然不可缺少。我便花了八個銅板，買了一匣紙烟，一匣洋火，便在驛站中吹雲吐霧起來。可憐吹吐纔不上半隻，我的腦天早已昏昏朦朦了。滾蛋罷！我含着幾分可惜的意思，

把剩下的半隻紙煙，憤恨地投在水溝裏去。醜惡的奢侈慾望的屍骸，還在瀾水中燼蒸了一會殘喘。

## (III)

小小的機關車，拖了兩乘坐車走來，髒的程度，比上海「大眾可坐」的三等電車，恐怕還要厲害。車上擁擠得不堪如像纜開封的一匣洋火。我上車得早，在一隻角上幸好尋得了一個座位，但可恨不客氣的一位鄉下人，竟來加上楔頭，坐到我左腳的大腿上，我好像楚項羽陷入垓下的重圍，就使有拔山之力，也只好徒喚奈何了。

汽笛放起貓叫聲，火車已經開動起來，

過了一個停車場，兩面的街市，已經退盡，玻璃外開展出一片田野，田地尚多裸身，有的已種麥苗，長已四五寸了。遠山在太陽光中燃燒，又好像中了酒的一

樣。太陽隔窗照到我的頸子上來熱騰騰地。車上坐的多是職工中人，指點沿線的各處小小的工場，和着車輪的噪音，高談闊論，可惜談吐多不可辨。

又過了兩個停車場，車上漸漸稀疏了。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落，村前竟公然有座電影戲館，戲目的帘子立在館前，怪刺目地掛着種種看板畫。出村，車入松林中。檢看票上的站名，知是「生之松原」。松原一面沿海，從樹幹間可以看出青青的海色，點點的明帆，昏昏的青影，我心中也生出了幾分旅行的興趣。背海一面，樹甚深遠，除了無數退走的樹幹外，別無所見。在這種晴和的天氣，能偕個燕婉的女友，在那松林中散步談心，怕更會是件無上的快心樂事了。

林中車行十多分鐘的光景，走出海岸上來了。海水一片青碧，海天中有幾隻白鷗，作種種峻險的無窮曲線，盤旋飛舞。有的突然飛下海面，掠水而飛，飛不多遠，又突然盤旋到空中消去。

火車到了今宿站。

我從今宿下車，問明了渡船所在。從今宿市中穿過，又向西走入一松林中。松林無人，陽光洒地，可惜沒有燕婉的佳伴偕行，只有我自己的影兒在隨着我走。啼鳥在空中清囀。走過松林，又走到一小小村落，街簷下有些中年以上的婦人，席地，坐在太陽光中縫紉。出村，又走到海岸上來，臨海一家擺渡人家靜立在一座淺峯之下。渡船已開，我只得坐在岸上等待。渡家中的時鐘，已經十一點過了，時間不可不利用，我早就受了自然的窘迫的要求，我不得不在這個時間內應命了。我便轉入渡家後的廁所中去。

我踞在廁所中，一面應着自然的要求，一面想起前兩天B君向我所說的南洋的風俗談來——B君勦！我在這種地方追念起你來，你恕我的這個大大的失禮了罷！

B君說：南洋地方大小便所，都是立在河邊，放出的大小便聽着流水沖去。日本人的便房叫「河屋」(Kawaya)，這正是日本民族南來的一個證明。

廁所中有許多猥褻的壁畫，這是日本全國廁所中的通有現象。善於保存壁畫的日本史學家喲！這種無名的戀愛藝術家的表現藝術，於民族風俗史上，也大有保存的必要呢！

無端中又得出一個戀愛的定義來：

——戀愛者何？是一種自然的要求，如像人小便一般，不得不逼人走走骯髒的所在者也。

笑話！笑話！在這壁畫蔚然的「藝術之宮」再沉吟得一刻的時候，渡船怕又要開了呢！



今津是在系島郡上，系島原來不是海島，是與陸地相連。渡船在海灣中過渡，海水異常清澈，好像是西子湖水一樣。因為沒有帶張地圖來，上了岸後，竟把地方



走錯。問了多少行人，走了多少枉路，我纔走到了今津。今津村上也怕有兩三百戶人家，我在村中旋來旋去，只想朝外海邊走，却只在村中打盤旋，最後走到一家賣花郵片的舖店門口，我便買了幾張今津史蹟的花郵片，有一張是「勝福寺的蟠龍松」，有一張是「元寇殲滅碑」，有一張就是「元寇防壘」了。我見了元寇防壘的繪片，我不禁大失所望。啊！這就是「護國的大堤元寇防壘」了嗎？一條亂雜的矮石堤在我國鄉村中溝道兩旁隨處都可以尋出。縱使有真正的利林克龍走來，站在這種大堤上，恐怕也吼不出甚麼激越的詩調來了。

店主人爲我指示勝福寺的所在，近在店旁，叫我去看蟠龍松。

蟠龍松是幾百年前的古物，今年正月間日本政府有指定爲天然記念物的消息。關於此樹，有一浪漫諦克的口碑流傳。說是六百年前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 (Ashikaga Takauji) 來在九州的時候，仰慕勝福寺開山臨濟宗大覺禪師盛名，親來拜訪。禪師旁乃有一窈窕的禪娟侍坐。尊氏大驚，怒罵禪師品性惡劣。禪師自若，而

美人慚憤，跳入庭前池水中，化爲大蛇，蟠松而逝。

外史氏曰：迂哉！迂哉！迂哉！尼利尊氏也！不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迂哉！迂哉！侍側之美人也！不知種種聲聞，都如泡影。

這種無稽的傳說，總覺有種葱籠的詩意，引人入魔，但是我守着皎皎的太陽當頭，護國的大堤還不會到眼，午後兩點鐘起還有檢眼實習，我沒有在夢境中低徊的餘地。

我謝了店主人的殷勤，出村又穿過一帶松原，我終竟走到我最後的目的地點。松林外沿海一帶砂堤，上有亂石狼藉，我把繪片中的光景同實物比較，我纔知道就是所謂「護國的大堤」！冤哉！冤哉！浪漫諦克的驚遠性之誤人也！但是周遭的自然風物倒還足以償我這半日的足勞。我坐在亂石上，在防壘繪片背面寫了一段印象記來。

堤長不過百丈。堤上狼藉些極不規則的亂石，大者如人胸廓，小者如人頭

首，中段自砂中露出之石垣，最高處僅及股臀關節。

堤前爲海灣，堤後爲松林，有小鳥在松林中啼叫。海風清爽。右手有高峯突起如獅頭，樹木甚蒼翠。

海灣中水色清碧，微有漣漪，志賀島橫陳在北，海中道一帶白色砂岸，瞭然可見。西北亦有兩小島，不知名。海灣左右有岩岸環抱，右岸平削如屏，左有峯巒起伏。正北灣口海霧濛濛，中有帆影，外海不可見。天際一片灰色的暗雲，其上又有一片白色卷層雲，又其上天青如海。

太陽當頭，已是正午時候。

堤前砂岸，淺草衰黃。有長橢小蠅在日光中飛繞，無力。

茅屋幾椽，已頽圯，疑是漁人藏舟之處。

郵片已寫滿了，在那平如明鏡的海上，元艦四千艘，元軍十萬餘人，竟會於一夜之間，突然爲暴風所淹沒，不可抗的終是自然之偉力了。我又想到了杜牧之詠

『赤壁』的一詩。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在堤前沉吟了一回，又想於無意中或者也可以尋得一枝沉沙的折戟，折戟雖沒有，倒尋到了一個雪白的大椎骨，左右兩橫突起，開張如蝶翅，上關節突起前面又無肋骨關節面，我斷定牠是牛脊的腰椎骨。這是個絕好的紀遊紀念品了，或者便是元軍載來的水牛殘骨，也說不定。我把來包在書包裏面，又想去登上那右手的獅頭峯。

(五)

獅頭峯餘勢，當獅體之尾鬣上有一段平坦高原，上有一碑，碑題，「元寇殲滅之處」五字。碑前有紀名銅柱，上題「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碑下有石欄環繞，周

園有幾處竹欄，各圍淺松一株，是些貴族華族的紀遊品。坐石欄上四望，三面均被海水灣環，只有防壘後松原的一帶低地幾於與水面齊平，此地千年之前，當然是絕立的孤島，系島郡之名可以推見。所謂護國的大堤，或者便是防水的水堤，也是不能說定。轉入碑後，碑後亦有「大正四年十一月建」等字樣。

捨碑，向山脊行去，山路高低不平，漸登，氣漸促，喉嚨渴不可耐，失悔來時不會買些橘子。登山決不是件樂事，以為怕要到峯頂了，山路一轉，峯頂依然還在上頭。如此屢受欺騙，亦只得鼓舞餘勇而登，熱，汗流，渴，氣促，心搏亢進，筋力疲勞，好像得了心臟病的一樣。山外的風物再也莫有餘暇盼戀。遇山樵數人，新伐的樵木放出一種濃重的木香。將至絕頂，有小小一座神社，壁上掛着許多還願的畫馬。紀遊者的芳名，題滿外壁。在神社前坐息，勇猛的心臟，幾乎要從口中跳了出來。心氣漸漸平復了，我又纔走上獅子頭去。獅頭臨海，古松森森，禿石壘壘，俯瞰海灣，青如螺黛。有漁舟一隻，長僅尺許，有兩人在舟中垂釣。唐人太上

隱者有「答人」一詩，

『偶來松下坐，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他這第一句，我實際辦到了。第三句，我也實際辦到了，因為我沒有帶錶來。但是我的懶惰工夫，却還沒有到高枕無憂忘年忘命的程度。我午後二時起，還有二點鐘的檢眼實習是不能不出席的，我看見日脚偏西，就使有現存的石頭可枕，我的脚也不肯唯唯聽命了。

我正站立起來，打算要走，突然前面垂岩下騰出一種歡呼，使我大吃一驚。上來的是兩個勞動者。他們從我身旁擦身過時，我的心臟還兀兀地在跳。我又起了一種好奇心，決意從那兩個勞動者登上的來路走下山去。路極險隘，攀援樹枝而下，路盡處，纔又折到來時所過的神社面前，兩個工人已經在那兒休息着了。此次怕他們也不免吃了一驚罷？一人向我乞火，我把火柴給了他。啊，這兩個工人，假使是

兩位處子的時候呀，這不是段絕好的佳話嗎？就好像盧梭在安奴西山中與雅麗，格拉芬里德兩少女邂逅相遇，就好像鄭交甫在江干遇着江妃，那豈不是不枉了我今日的此行了嗎？……

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其實我從登山的經驗上看來，倒是從惡如登，從善如崩了。我此處所謂善惡，不消說是以心境的快不快為標準。人不是那麽容易為惡的，受盡種種良心上的制裁，做出一種惡事，心裏所受的不快，怕與登山時的苦楚無甚增減。偶爾做出一件善事，心裏所生的快感，也怕和這下山的快感無甚損益。

上山時那麼困苦，幾乎如像害了一場大病；一到下山，就好像在滑冰的一樣，周圍的景色應接不暇，來時的道路亦瞭如指掌，飛，飛，飛，我身輕如鳥，聽憑山道的傾斜，把我滑下山來，真是舒服，真是舒服，只可惜喉嚨終是有幾分渴意。

## (六)

取捷徑趨向渡頭。渡船又已開了。在渡頭近旁小店中，買了一瓶荷蘭水。啊，甘露！甘露！瞥眼看見店內的掛鐘，已經是午後二時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早知道這樣，我又何苦那麼着忙呢？恨不曾往勝福寺內憑弔嬋娟之魂，恨不曾在獅子山巔高枕石頭一睡！

坐店的是一位不滿二十的女子，B君——又是B君，B君！你恕我不客氣，濫引你的雅言了！你說：『只要是處子，便是位美人。』不消說這位坐店的也是美人了。我又向她買了十錢的餅乾，她稱的分兩，分外足實呢！我說：十錢的餅乾真是不少！她微微地向着我笑。

有匹黑花的白獅子狗兒坐在街心看我吃餅乾，好像很有幾分垂涎的意思。我便投了一個給他，他才兀的驚立起來，哼哼地向我恨了兩聲走了。他怕把那個餅乾當



成了小石子罷？這位獅子狗兒，我佩服他有些道德家的氣質。打起金字招牌的道德家者流，突然看見赤裸裸地純真無飾的藝術品時，有不反射地啞啞狂吠的嗎？對不住！對不住！天下的道德家喲！天下的獅子狗兒喲！恕罪，恕罪！

午後的海水，又是一般氣象了。好像圓熟了的藝術家的作品，激越的動搖，烘騰的氣勢雖然沒有，但總有一種沉靜的詩情蕩漾在上面。潮水漸漸消退了。渡船將要到時，突然攔起淺來。此時對面又開出一隻渡船，船緣上坐着兩個女子，梳的是最新流行的「七三分」頭，一個披着白色的毛織披肩，一個披的是狐皮。她們本是背我坐着的，緊相依傍。她們看見我們的坐船攔淺，都偏過頭來。我的視線同她們觀面相值。啊，這真是鄭交甫遇着江妃，盧梭遇着雅麗，格拉芬里德了！要是她們的船攔了淺的時候，我一定要跳下水去，就如像盧梭涉水至膝，替雅麗二姑娘牽馬渡溪的一樣，把她們的坐船推動起走。是夕陽光線的作用嗎？還是她們看破了我的隱意呢？她們的眼眸中總覺得有幾分羞澀的意思。我真羨慕盧梭！他真幸福！他替雅

恪二姑娘牽馬過溪之後，被二女殷勤招待，騎在恪姑娘馬後，緊抱着她，同到初奴別邸燕歡一日。他在花園中攀樹折櫻桃投向她們，她們又反把桮枝投向樹上去打他。他在雅姑娘手裏親了一吻。雅姑娘也莫有發氣，啊，幸福的盧梭呀！……

船動了！不要再空嚙饑涎了罷！

浪漫諦克的夢遊患者喲！淡淡的月輪在空中發笑了。

〔自「山中雜記」選錄〕

## 蓬萊風景誌

廬隱女士

日本的風景，久爲世界各國所注目，有東方公園的美譽，再加上我愛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也先把「蓬萊」的美景寫出以供同好：

(一)西京 西京風景清幽，環山繞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圓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們登睿山之巔，可窺西京全市，而最稱勝絕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巔，山上滿植翠柏蒼松；在萬綠叢中，雜間幾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風過處，松濤澎湃，花影嬈娜。我獨倚大悲閣的碧欄，近挹清香，遠收黛綠，超然有世外感。廟宇之前，有滴漏，爲香客頂禮時洗手之用。漏流甚急，其聲潺潺，好像急雨沿屋沿而下。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勝。沿江共有八景。我們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棹湖中，時正微雨，陰雲四合，滿湖籠煙漫霧，一片蒼茫，另有一種幽趣。後來雨稍住，霧稍散，青山隱約可辨。遠望諸峯，白雲冉冉，因風變化，奇形怪狀，兩眼爲之迷離。

後來船到石山寺，我們便捨舟登岸，向寺直奔。此寺也在高山之巔，彷彿中國西湖之靈隱寺。中多獨幹老木，高齊廟閣。院中滿植芭蕉，被急雨敲擊，清碎如弄珠玉。

傍晚雨止霧收，斜陽殘照，從白雲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幻成紫的粉紅的嫩黃的種種色彩。我們坐在船上，如觀圖畫。不久斜陽沉入湖心，湖上立刻霧上一層黑幕，青山白雲，都隱入黑幕中，但數點漁火猶兀自含情向人呢。

(二)日光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話說：「不到日光不算見物，」日光的身價可想而知了。

日光共有十六景，其中杉并木，中禪寺湖，霧降瀧，裏見瀧，中禪寺湖大尻橋幾個地方，更自然，更秀麗；不過最使我不能忘懷的還要算是華嚴三千尺的大瀑布了。

當日遊華嚴，往還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這種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得。在華嚴瀧的背後，還有一個白雲瀧，我們到了白雲瀧，看見急水一雲，從半山中奔騰而下，已經嘆爲奇觀；及至到了華嚴瀧，祇見三千尺的雲梯，從上顛下垂，雲梯之下，都是飛煙軟霧，那有一點看出是水。這種奇妙的大觀，怎能不引誘人們忘記人間之樂呢？

(三) 宮島 宮島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謂三景：是松島（在北部）天之橋及宮島。我們於黃昏時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耀霞，斜陽餘輝，映浪成花；沿海青山層疊，白雲氤氳。在海上遊蕩些時，又登岸奔紅葉谷。這時微風吹來，陣陣清香，夾路松杉崢嶸。渡過一小紅橋，就看見紅葉如錦，噴火吐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

到桃源，恐怕還要嘆不及此呢！

「蓬島」稱絕的三景，我祇到了一處，未免是個憾事；不過在日本住了一個多月，遊了八九個地方，無訖到那處，都沒有感到飛沙揚塵滿目蒼涼的况味；就是坐在火車上，也是目不斷青山的情影，耳不絕松濤的幽韻，更有碧綠的麥圃，如茶的杜鵑，點綴田野，快目爽心，直使我讚不絕口。

其實中國的江南川北，也何嘗沒有好風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萊」另有「蓬萊」之景，其瀟灑風流，纖巧靈秀，不可與中國流麗中含端莊的西子湖同日而語。所以我雖讚許蓬萊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勝；燕瘦環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處呢！

## 漫遊的感想

胡適

### 一 東西文化的界線

我離了北京，不上幾天，到了哈爾濱。在此地我得了一個絕大的發現：我發現了東西文明的交界點。

哈爾濱本是俄國在遠東侵略的一個重要中心。當初俄國人經營哈爾濱的時候，早就預備要把此地闢作一個二百萬居民的大城，所以一切文明設備，應有儘有；幾十年來，哈爾濱就成了北中國的上海。這是哈爾濱的租界，本地人叫做『道裏』，現在租界收回，改爲特別區。

租界的影響，在幾十年中，使附近的一個村莊逐漸發展，也變成了一個繁盛的

大城。這是『道外。』

『道裏』現在收歸中國管理了，但俄國人的勢力還是很大的，向來租界時代的許多舊習慣至今還保存着。其中的一種遺風就是不准用人力車。（東洋車）『道外』的街道上都是人力車。一到了『道裏』，只見電車與汽車，不見一部人力車。道外的東洋車可以拉到道裏，但不准再拉客，只可拉空車回去。

我到了哈爾濱，看了道裏與道外的區別，忍不住歎口氣，自己想道：這不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界點嗎？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這是我的一大發現。

人力車又叫做東洋車，這真是確切不移。請看世界之上，人力車所至之地，北起哈爾濱，西至四川，南至南洋，東至日本，這不是東方文明的區域嗎？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



神文明。用人的智慧造作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却含有不少的理想主義，含有不少的精神文明的可能性。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顛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灣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爲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蒸汽機的大聖人，不能不感謝那發明電力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爲『神』呢！

## 二 摩托車的文明

去年八月十七日的倫敦晚報 (Evening Standard) 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的摩托車共二四·五九〇·〇〇〇輛。

全世界人口平均每七十一人有一輛摩托車。

美國每六人有車一輛。

加拿大與紐西蘭每十二人有車一輛。

澳洲每二十人有車一輛。

今年一月十六日紐約的國民週報 (The Nation) 有下列的統計：

全世界摩托車 二七·五〇〇·〇〇〇

美國摩托車 一一一·三三〇·〇〇〇

美國摩托車數佔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一。

美國人口平均每五人有一輛。

去年 (1926) 美國造的摩托車凡四百五十萬輛，出口五十萬輛。

美國的路上，無論是大城裏或鄉間，都是不斷的汽車。紐約時報上曾說一個故

事：有一個北方人駕着摩托車走過 Miami 的一條大道，他開的速度是每點鐘二十五英里。後面一個駕着兩輪摩托車的警察趕上來問他爲什麼擋住大路。他說，『我開的已是三十五里了。』警察喝道：『開六十里！』

今年二月裏我到費城 (Philadelphia) 演講，一個朋友請我到鄉間 Havertord 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車往鄉間去，到了一處，只見那邊停着一二百輛摩托車。我說：『這裏開汽車賽會嗎？』他用手指道：『那邊不在造房子嗎？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來做工的汽車。』

這真是一個摩托車的國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車去做工，大學教員自己開着汽車去上課，鄉間兒童上學都有公共汽車接送，農家出的雞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車送上火車或直送進城。十字街頭，向來總有一兩家酒店的；近年酒禁實行了，十字街頭往往建着汽油的小站。車多了，停車的空場遂成爲都市建築的一個大問題。此外還發生了許多連帶的問題，很能使都市因此改觀。例如我到丹佛城 (Denver)，

看見牆上都沒有街道的名字，我很詫異。後來才看見街名都用白漆寫在馬路兩邊的『行道』(Pavement or Side Walk)的底下，爲的是要使夜間汽車燈光容易照着。這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摩托車在都市經營上的影響了。

摩托車的文明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汽車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購買汽車。據最近統計，去年一年之中美國人買的汽車有三分之二是分月付錢的。這種人家向來是不肯出遠門的，如今有了汽車，旅行便利了，所以每日工作完畢之後，回家帶了家中妻兒，自己開着汽車，到郊外去遊玩；每星期日，可以全家到遠地旅行遊覽。例如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遠在海濱，可以縱觀太平洋上的水光鳥色；每到星期日，四方男女來遊的真是人山人海！這都是摩托車的恩賜。這種遠遊的便利可以增進健康，開拓眼界，增加知識，——這都是我們在轎子文明與人力車文明底下想像不到的幸福。

最大的功效還在人的官能的訓練。人的四肢五官都是要訓練的；不練就不靈巧

了，久不練就遲鈍麻木了。中國鄉間的老百姓，看見汽車來了，往往手足失措，不知道怎樣迴避；你儘管嗚嗚地壓着號筒，他們只聽不見；連街上的狗與雞也只是懶洋洋地踱來擺去，不知避開。但是你若把這班老百姓請到上海來，請他們從先施公司走到永安公司去，他們便不能不用耳目手足了。走過大馬路的人，真如封神傳上黃天化說的『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若眼不明，耳不聰，手足不靈動，必難免危險。這便是摩托車文明的訓練。

美國的汽車大概都是各人自己駕駛的。往往一家中，父母子女都會開車。人工貴了，只有頂富的人家可以僱人開車，這種開車的訓練真是『勝讀十年書』！你開着汽車，兩手各有職務，兩脚也各有職務，眼要觀四處，耳要聽八方，還要手足眼耳一時並用，同力合作。你不但要會開車，還要會修車，隨你是什麼大學教授，詩人詩哲，到了半路車壞的時候，也不能不捲起袖管，替機器醫病。什麼書獃子，書跋頭，傻瓜，若受了這種訓練，都不會四體不勤，五官不靈了。你們不常聽見人說大

學教授『心不在焉』的笑話嗎？我這回新到美國，有些大學教授如孟祿博士等請我坐他們自己開的車，我總覺得有點慄慄危懼，怕他們開到半路上忽然想起什麼哲學問題或天文學問題來，那才危險呢！但是我經過幾回之後，才覺得這些大學教授已受了摩托車文明的洗禮，把從前的『心不在焉』的獸氣都趕跑了，坐在輪子前便一心在輪子上，手足也靈活了，耳目也聰目明了！猗歟休哉！摩托車的教育！

〔自「胡適文存三集」選鈔〕

## 西比利亞

(寄聖陶)

朱自清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比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比利亞，眼前便髣髴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着，或者凜冽的北風吹着，或者連天的冰雪蓋着，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勅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卻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幾千里的青綠，倒將西比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着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比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比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樣子。只有西方

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着，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隻，還在微風中動搖着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L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為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起郭沫若君的詩裏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像。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着湖邊走了。向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地平靜，沒有一個帆影，



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餘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麼時候完了。

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着的河水，在幾里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峯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着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里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着緩緩地划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只有三個。上車時想着能老佔着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他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

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般到別屋裏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訴告我們的。從前來者都只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不」字用得最多，伴着的是一搖頭。這自然乾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LJ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裏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只能說些單字。LJ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爲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

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着，「血」！「血」！說中國只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麼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志——啤酒」，一面指着飯車那方面。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着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着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後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

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羨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羨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面剝着松子，（沿路見俄國人喫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嗑着，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裏等着他呢。又指着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髮，紫臉膛，繞腮鬍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誌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着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喫飯，侍者穿着小禮服，鞠着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瑞端正正坐着，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 莫斯科奇景

胡愈之

出了車站，在車站門前的廣場上，我便看到了奇景。

因為這時候正是冬日，一歲中最寒冷的季節。冬日的莫斯科真有着生長在溫帶熱帶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奇景哩！這是一片銀世界。大地整個的被白雪籠罩着。建築物和電杆木都披着縞素。飄揚在車站頂上的赤幟，交叉在廣場上的紅色標語帶，格外顯出些威風，微弱的太陽光照在雪地上，柳絮一般的雪花却在空中飛舞。這是可驚的美麗的景物，是風景畫家所不易找得的題材。據說莫斯科過了十一月後直到三月為止，幾乎天天飛着雪花，但也天天見着太陽。生活在西歐的人，冬日被昏黑的霧氣包圍着。不易見到日光。生活在南部的人，又整年是烈日當空。在這裏的冬日，却有着和別處全然不同的景色。

冷可是冷極了。溫度總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在街上是不能駐足的，因為朔風吹來，是刺刀樣的尖利。街上的人們都披着茸茸的皮大衣，除了面部以外，全用皮毛緊緊地裹着，脚上都着了膠皮的靴套。有了這些禦寒的工具，也還是冷到不可忍耐。可是空氣却很清冽，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

R女同志和我說：這幾天莫斯科正在舉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週紀念。二十五年以前的今日，天氣也是和現在一般嚴寒，當時莫斯科罷工工人，和軍警對抗，在露天死守到二十四小時，全不退縮。革命的熱情，竟把寒冷沖散了。還有那年列寧去世，恰巧也在這最寒冷的時節。莫斯科幾十萬的民衆，都去向列寧的遺骸行最後的敬禮。因爲人太多，許多人要在露天站立十餘小時，方才能夠擠到列寧的身旁。R女同志是親自看到的。當時滿街站着的人，都已興奮到忘却寒冷了。

##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天剛亮的時候，我就在軋軋的車聲中被涼氣凍醒了。

我向來是不易睡覺的人，坐着打盹更是辦不到的事，一夜來再加上腰痛和涼氣的襲擊，簡直比古時受木籠的刑法的人還受罪。當鄭魏二位都已入了夢境的時候，我的眼睛還是不肯閉上。我對於他們能睡的人真是羨慕，他們柔軟地靠着身子，甜蜜地張着嘴，如同在一個鴨絨的被上一樣安靜地睡着。有的時候我也想把腦袋靠在板壁上，但立刻就覺得車的震動要把我的腦袋碰碎，（法國的火車比中國的快得是如此利害）於是只好仍舊睜着大眼。一直坐到七小時以後，在兩點鐘的時候，我才彎着腰，捧着臉，用着「思想家」似的姿式迷糊過去。

但是，這樣還不到一小時，我就又被涼氣凍醒了。

外面的天色是鉛一樣地灰；從玻璃窗子上的水點，我知道外面已經落雨了。

這時我的幾個同行的朋友也醒了，各人都勉強挺起身子來，似乎要抵抗這侵入的涼氣。

在哥崙布一帶的地方，現在人們大概正在床上出着汗吧，而我們却連身上的夾衣都有點支持不住了，世界上的氣候差得真是利害。我向魏借了一件絨衣加上，還是冷得打戰。

夜色漸漸地退去，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的火車是沿着塞納河走着。河的兩岸都是濕潤的平原，麥子刈後的黃根還露在外面。在遠處，圍着這平原的是一圈濃密的樹木，樣子子好像一個大的籬笆。有時火車走上一個小坡，我們便可以看見在坡下的小林中露出一二紅頂的小房。一切都是幽靜，一切都是新鮮。啊，塞納河流域的風景。

城洞，高橋，鐵軌，車盒，很紛亂地過了一陣，我們終於到了 *Clare de*



Lyon。

在潮濕的月臺上，我們各人找自己所約好的朋友。魏和我沒有熟人來接，鄭勸我們跟他的親戚去找旅館，於是我們就上了一輛汽車。

我是到了巴黎了嗎？我來法的動機是如此突然，在船上的生活是如此平常，一切都有變化，使我不信我現在已立足於異國。不，我仍舊覺得我是在上海。

我們在街上走着，除了來回跑的汽車是紅色的，牆上的廣告是五色的，店舖門前標着法文，在一些咖啡店裏，客人的坐位是擺在旁道上，當我們走過一個花園或教堂時，我們可以看見那多量的石像和雕刻之外，一切都使人感到是在上海。

我們的旅館是在有名的 *Rue de la Sorbonne* 路上，對着文科大學。從一個玻璃門進去，走上兩層迴旋的樓梯，我們就被領到那個二號房。房很大，四壁糊着黃紅色的花紙，中間放着兩隻鐵床，地毯，窗帷，裝台，一切都是非常講究，不像一個學生的居所。因為不十分貴，魏和我就決定暫時住下。

在外面，雨仍舊不住地下着，被雨色所籠罩的路上連脚步聲都很少聽見。文科大學屏風似的立在對面，把我們的房間遮得更加黑暗，雖然牠有兩個很大的窗子。

我們一安置好了行李，就打算去找朋友，但却被高君勸止了。於是我們就在房裏無聊地談着，時間過得很慢。又過了一會高君便說，讓我們吃中國飯去吧！

萬花酒樓離旅館並不很遠，只穿過一條大街就可以看見牠的大廳。雖然房子是西式的，裏面却很帶中國的味道，朱紅的色彩和東方的圖案充滿了全廳。成堆的中國學生聚在桌子上，間或也雜着一兩個西洋的男女。

當一個說北方話的中國侍者走過來時，高君便把菜的號數告訴他，不一會，菜就來了。我們每人面前有一個盤子，一切的菜都是先用匙子撥到盤子裏，然後再用筷子吃。

在這一天裏，巴黎似乎沒有侵入我的腦筋，一切的印象都像一個在中國的無聊的雨天。

## 遊鷹山村殖民地記

吳敬恆

法蘭西之無政府同志亨利孚岱君，於千九百三年，在比法交界一鷹山村旁之荒林，開闢殖民地，實行共產主義。初至僅一人，結草舍而居。嗣後同志或往或來，共同操作，忽忽六年；儼然成一世外之新桃源。

前週友人，有入山就彼中偃息，讀書數月，以得新鮮空氣者；同往之友，出而語余曰：『晨八時五十分，由巴黎之東站，乘車行。四小時抵法東北亞頓省之歇雷維城。居民約萬人。由此往殖民地，尚有中國二十餘里。當另易村鎮火車，抵鷹山村，則去殖民地，僅五六里。』

在歇雷維下車時，已有殖民地之同志，波蘭人某君者，候於車站。並以載負行李之馬車來，於是共飯於歇雷維市。飯罷，置行李於馬車上，吾人皆欲眺覽沿途風

景，遂不復改乘村鎮火車，三人同步行入山。

自歇雷維至殖民地，中間略有村落，而以鷹山村爲最大，約有數十戶；然屋舍卑陋，大有中國風。中渡一水，其水頗長，穿比境入海。水上之橋，狹而長，止容一車。

約下午三時許，入林，至殖民地。現居同志十許人，一女友，皆來歡迎。女亦同志，現在山中司治庖滄滌之任。

孚岱君六年以來，始終未他適。此外則來者去，去者復來，人數或多或少。即女友亦時有至者，時有去者，既無主客，故純任自由。

始結之草舍，今已置雜物不復居人，雖近傾圮，然尚保存之以爲紀念。在此舍之左，年來新成一建築。其間有堂有室，爲層樓，高敞冠於二三十里內諸村之屋宇。堂中陳革命報，及無政府印刷物至夥。廣大可容二百人，因每日曜日，近山一二百里之居民，入山游觀，聽講無政府主義者，常有百數十人。即常日亦有數人或

數十人，從他國遠道而來，得小冊子及殖民地之風景片等而去。堂之左右，爲室八，卽爲同志居宿之所。友人擬居數月者，卽就一室，與一法友同居。法友亦昨日新來也。

去此大建築數武，另一建築之稍小者，則爲印刷所。其間有可印十六丕其之印機一具，又腳踏印架一具，皆牽動之以小摩托，孚岱君近年常司排印之任，其餘墾草地，治園蔬諸事，皆同志往來者司焉。吾人一至，卽欣然荷畚鍤，佐人鋤園地。蓋田野間自由工作之趣味濃深，爲桎梏衣冠者所不知。故每虞共產時代，惰爲苦力者多，皆未知習勤之苦力，與今日執役之苦力，殊有間也。現在印刷所每星期代印外省黨報一紙，其餘皆印傳達主義之小冊，有撰自孚岱君者，有同志所撰者。自當年用腳踏印架發始，至於今日，已發布小冊三十餘萬冊。山中之企圖，欲將山中之小冊，在法文通行之城邑，各設傳達所。彼等志願之宏，全恃空空之兩手，大可驚也！

印刷所之左，則爲野友禽畜之居。其中馬一頭，司曳車挽草。牝牛一頭，日生牛乳，十有六瓶，山中人自用外，能供過客之飲。山羊一頭，亦生乳。野兔數尾。雞二十隻，日生鮮蛋十許枚，供晚膳。餘則犬兩頭，司林內外之奔走。

有清泉一泓，可供食飲，甘美逾常。其下流匯而爲塘，可習鳧水。殖民地之四面，環以野林，其密如織。中有幽徑，東走德，北去比。去比只中國十許里也。舍南舍北，園蔬雜植，芳美之瓜菜，四時不斷。山中人皆茹素，不食肉；一以茹素爲近來科學家所大注意，認爲適宜於衛生，可得長壽；一以肉食非山中所易辦，將與世外爲貿易之紛紛，故不肉食。蓋非學山僧之苦行，有宗教家風味也。

余等至之日，適林外有乾草宜收穫。孚岱君早四時卽起，赴印刷所工作。是晚九時，又乘月色，佐同志數人，刈草唱歌，至月橫樹杪，約十二時許。彼等精勤而愉快如此。

一友留住，余居一宿，明午仍由波蘭同志送出山。波蘭君住殖民地未久。歧路

甚雜，竟迷道，仍返山中，復改道至南叢村，乘村鎮火車至歇雷維村鎮。火車所過小村落，大都並無車站，惟在途間樹標柵爲號，爲乘客上落處。」

〔自「吳稚暉全集」節錄〕

## 德國西部世界語旅行

胡愈之

同車的波蘭苦學生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晚十時，在巴黎北車站上了火車，在朦朧的霧氣中，開始了一萬四千基羅米突的長征。這車是從巴黎經比利時，德國，波蘭直達俄國邊境的國際特別快車。三等車的設備卻非常簡樸，不像開行英法國內三等列車那樣的舒適。是在隆冬而且又過了新年，不是旅行的季節，所以旅客寥寥可數。我們的車廂中，只有四個旅客：一位比利時姑娘，一個丹麥拳術師，一個波蘭學生和我。那拳術師，除了丹麥話以外，就不能講別種語言，沒人能和他談話。可是他卻愛向人做出種種怪樣唱着哼哼調兒，把那位比利時姑娘嚇壞了，坐的不久，便換到別的車廂



裏去。

剩下的是我們三個人。我便和那位波蘭青年對話起來。才知道他是在比利時 Card 大學讀書的，而且已得了工程師的證書，因為想繼續求學，而且又沒有錢，所以去巴黎做工。最近受了世界經濟恐慌影響，沒有工作了，便只好回到波蘭去設法。他和我談了許多在巴黎做工的情形。他曾經做過汽車夫，機械工人，替闖人家看門，在牆頭上糊廣告。他說時氣宇昂然，彷彿很驕傲的樣子。我問他既是工程師爲什麼不回波蘭做事去。他說，在波蘭像他同樣學歷的人，有整千整萬沒有事做。所以只好再加深研究，方能得一個位置。知識者的失業恐慌，原來到處是一樣的。

一夜沒有喫什麼東西。清晨到了德國邊境的大城柯洛業 (Köln) 下車。我就約那位波蘭學生同去咖啡店早點。他說不願去。我問他爲什麼不願去，他才說出了實話。他說身上只剩下三個馬克，還要買車票到愛森 (Eisen)，所以不能喫早點了。我說我可以請他，他當初仍不肯。我邀了再三，他才同我去喫了。

喫過了早點，我們便分別。他是到愛森去找波蘭領事館借旅費回國的。到愛森去的三等車票要八馬克，而他只有三馬克，我想送給他幾個馬克，他一定不肯收。他說打算先用三馬克買票到一個中間的車站，到了那車站不下車，這樣便可到了愛森。到愛森時如車站檢票員要求補票時，他可以同他去領事館設法。這樣我便只好讓他獨自走了。他走後我卻還是替這位苦學生擔心。

### 道特芒

午後上車往道特芒 (Dortmund)。道特芒有幾位世界語同志是去年在倫敦識面的。這次聞知我要回國，再三邀我在他們那裏留下住二三天。在我未到以前，他們已經準備好一切招待的事了。車到時友人且君和道特芒的工人世界語同志都來車站迎接。當晚我便在且君家下宿，住了兩天，直到第三日早晨方離道特芒。

道特芒是德國西部的大工業城市，所謂魯爾煤礦區（數年前被法軍佔領的）便

在道特芒的附近。就街市建築而論，這裏是一個最有趣味的城市。因為城內的一部分還保存着中古的哥式的建築，而另一部分則為戰後新建的最新式的表現派建築。我們在街上閒遊時，有時走進湫隘的小巷，兩旁是古色斑斕的舊教堂，但繞過一個彎，便見了高可摩天的鋼骨洋灰的大廈，外面排着百貨商店的市招，一切的裝飾全是新奇古怪的。這可以給你一個非常離奇的對比。

去參觀了道特芒一個最大的鋼鐵工廠。這工廠的四周有十多里路遠，比得上一個小城市。廠內有電車，有鐵路。幾十個大烟突，整日放出烟煤，把附近一帶的房屋田莊全薰成了黑色。鑄鐵廠的大鍋爐，有一所房屋那樣大，透着赤色的火燄，遠遠望去，活像一個會吞人的怪獸。一走到了廠門附近，就聽得機器震動的聲音，鎮日價和雷一般地響着。平常的人進去便會覺得頭昏腦脹。在裏面整日工作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這樣便是現代的文明，因產業革命而造成的現代生活！

那廠平時雇工一萬四千人，現在減少到只有五千人。道特芒全城失業工人多到

六萬人。

我去看了廠附近的工人住宅。雖然都是七八層的大洋房，但是老舊污穢的不堪。走近時便覺臭氣撲鼻，和上海浦東一帶苦力所住的棚屋也差不多。特別是屋旁囚首鳩面的一羣小孩，光景更是可憐。

道特芒既是大工業城市，所以工人的勢力非常大。工人的報紙就有兩家。一家是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名叫 *General Anzeiger*。一家是共產黨的，名叫 *Volks-Zeitung*。我因為對於新聞事業特別有興味，所以兩家都去參觀了。而且還會見了 *General Anzeiger* 的總主筆。雖然是工人報紙的總主筆，却像一個銀行行長那樣的威風。知道我是遠從中國來，却格外的客氣。他彷彿不大明白中國事情的樣子。他所知道關於中國的消息，全是從英國資產階級上得來的。共產黨的那家報館，空氣就不同。那邊的印刷工人看見了一個中國客人都放下工作，爭着握手招呼。談起中國事來，也很熟悉。

## 失業登記所

不幸而失業的幾位，生活就不能像H君那樣的舒適了。他們雖然多少都可領得一點失業扶助金，但這往往不到原有工資的半數，自然是難以生活，他們只好節衣縮食地挨着日子。我去同他們看了失業登記所。每個失業工人，每星期一三五日都必須到登記所去蓋印。在每人有一本的小冊上蓋了印後，方能領得兩天的扶助金。因為失業工人多，登記所門前總是擠的滿滿的。要排了隊，候了兩三點鐘，方能挨到登記的櫃前。工人住處較遠的，每去蓋印一次，這樣便花了一個整天。多浪費的勞力和時間啊。我挨進去看時，屋子內却很寬大，排列着有十多個櫃臺，依照字母分割着。登記所辦事的人大部分是工會職員，所以對工人都和氣。雖然擠着滿屋子的人，滿屋子的愁苦與貧窮，但是大家都是靜靜悄悄的，並不怎樣騷擾。有時也有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則是排了整齊的隊伍，在街上遊行，喊口號。行列却依然非

常嚴肅。德國人守秩序，具組織的精神，確是可以使人佩服的。

〔自「中學生」選錄〕

## 戰後霧中之倫敦

梁啓超

二月十二日正午，船將攏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館各館員乘小船來迎。我們相視而笑，算是合抱繞世界一周了。我們纔登岸，戰後慘淡淒涼的景況，已經觸目皆是。我們住的旅館，雖非頂闊，也還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氣管是關閉了，每個房間給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點鐘的燃料。電力到處尅減，一盞慘綠色的電燈，孤零零好像流螢自照。自來火的稀罕，就像金剛石，我們有烟癖的人沒有鑽燧取火的本領，只好強迫戒掉了。我們在旅館客屋吃茶，看見隔座一位貴婦人從項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個金盒子來，你猜裏頭有什麼東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塊白糖，他連客也不讓，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盃裏，那一半仍舊珍珍重重交給他的項圈。我想我們這幾年在本國，真算得執袴子弟，不知稼穡艱難。自想自從貨幣生計發達以

來，世人總以為只要有錢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錢的功用是有限度了。又想物質文明享用極豐的歐洲，他們為國家存亡起見，萬眾一心，犧牲幸福，忍耐力之強，著實可敬。但經過此番之後，總應該覺得：平常舒服慣了，方便慣了，也算不得一回好事。在物質的組織之下，全社會像個大機器，一個輪子出了毛病，全副機器停擺，那苦痛真說不盡。只怕從今以後，崇拜物質文明的觀念，總有些變動吧。

黃公度的『倫敦苦霧行』，頭一句是『蒼天已死黃天立』，我們到歐洲破題兒第一天受了這個印象，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在馬車上望見那將近西沒的太陽，幾個人費了一番徹底的研究，纔判定他是日是月。晚上我和子楷散步，遠遠望見有一個朦朧紅氣，我猜是街燈，子楷猜是鐘樓，那裏知道原來就是日間誤認的月光。日月燈三件事，鬧得一塌糊塗，這不是笑話嗎？我但覺受了極濕極重的空氣壓迫，兩額骨緊張作疼，往街上散步多時，才稍好些。無怪英人拿戶外運動競技等事，當作人生日用必需，漸漸成為公共嗜好好了。倫敦每年總有好幾個月是這樣，而且全國



也和倫敦差不多，所以他們養成一種沈鬱嚴重的性格，堅忍奮鬥的習慣，英國人能夠有今日，只怕叨這霧的光不少哩。可見得民族盛強，並不是靠絕對豐順的天惠，環境有些苛酷，纔真算玉汝於成哩。

〔自「歐游心影錄」節錄〕

## 阿刺伯人

鄭振鐸

阿刺伯人會給世界——至少是歐洲——的人類以強大的戰慄過；那些騎士，跨着阿刺伯種的壯馬，執着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勁的吹拂着，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凜然的向着朝陽立着，威美而且壯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啊，那些阿刺伯人，那些人類之鷹的阿刺伯人！

據說，如今長槍雖然換了火槍，他們的國土雖然被掠奪於他人之手，然而他們却還不減於前的勇鷲，尤其是關於劫盜的事；沙漠上如颶風似的來掠劫了旅客的寶物，又如颶風似的隱去的，是阿刺伯人；沿口岸做着偷盜欺詐的種種不規則的事的，又是阿刺伯人。據說，阿刺伯人是那末可怕，你身邊只要帶了一百個佛郎，他

便可以看上了你，把這些錢奪了去，還把你的衣服剝了一個光。又，據說，由上海到馬賽的一道長程的海行，就等於我們國內的長江旅行，一路上都要異常的謹慎，一不小心，便要使你失去了那旅行費，使你如魚失了水一樣的狼狽異常，不僅驚惶的至於臉變了色。不用說，那又是阿刺伯人幹的把戲。

啊，好可怕的阿刺伯人！雖然這「懼怕」不大等於那中古時代人類所感到的戰慄。

船由東而西，快要轉折而北了，停泊的地方是亞丁。啊，亞丁，那是阿刺伯人的大本營呀！一路上，托天的福，總算一點沒有損失什麼，如今却不能不更爲注意了。

上船來的是賣雜物的黑人，那細細的黑髮，緊緊的拳曲在頭上，那皮膚黑得如漆，顯得那牙齒更爲可怕的白。夾雜在這些黑人之中的是阿刺伯人，有的瘦而微黑，有的肥胖若豬，頭上戴的是紅氈的高帽子；他們是不異於印度人的，是不異於我們

故鄉的人的，是不異於日本人的；他們並不可怕。他們將那摺着的毛布，駝鳥毛扇子等等，陳列在我們之前，笑嘻嘻的在邀致生意。

那還是執長槍，跨壯馬，馳驟於戰場之下的阿刺伯人麼？

我想起來了，那天在新加坡，爲我們趕馬車的和慈老頭子，他並不斷斷爭價，多給了半個銀角，便笑嘻嘻的道謝的，也正是這個樣子的人，也正是一個阿刺伯人呀！

啊，好和善可親的阿刺伯人！

我們上了岸，亞丁却給我們以一個恐怖。太陽如一個絕大的火球，投射下無限的熱氣在我們身上。地上是一片黃土，絕無一株綠草可見，與香港，西貢，新加坡，科侖布的情形絕不相同，那黃色的地土，也反射出無限的熱氣；在這上下交迫之間，我們步行不到十幾步，便渾身是汗了。汗衫是溼透了，而額上的汗水儘由帽緣溜出，流得滿臉都是。要用手去揩，而手背已是津津的若剛由水中伸出似的溼

了。前面是一片小公園，很有布置的植種了許多樹木；那樹木是可憐的瘦小，那樹木的枝葉是可憐的憔悴。左面是一帶商店，店後便是奇形可怪的山岩，隻草片苔不生的山岩，而店後隙處，便是一條通過山中而至「城內」的道路。那道路是那末峻峭蕪詭，不禁的使同行者連聲叫道：

『不要走過這條路去；當心那阿刺伯人要剝我們的衣服去！』

真的，在這樣的山路裏，剝去了一二個由萬里來的過客的衣服，算得了什麼一會事！

我們的「恐懼」便再伸出牠的頭來。

然而我們在寂寂悄悄的海濱大道上走着，除了酒水運貨的駱駝車，除了騎在小驢子上的小阿刺伯人，除了兜攬生意的汽車夫之外，一點也沒有遇到什麼。我們匆匆的歸來，能在「阿托士」離開亞丁之前，趕得上船，還虧得是他們的指導。

那些阿刺伯人，那些和善的阿刺伯人，他們勇鷙之心，威壯之氣，難道已隨了

時光之飛逝而消磨淨盡麼？

第二天清晨，「阿托士」又停泊在耶婆地了。照樣的上來許多戴紅氈帽的阿刺伯人，以及頭髮拳曲的黑人，照樣的笑嘻嘻的在招攬生意。有好幾個阿刺伯人，搨了笨大的布包，黑的白的駝鳥毛扇子，由三層樓的頭等艙甲板，下到我們的甲板上來；梯口已用一個短鐵欄阻住了。一位「侍者」坐在梯後。他見這一隊阿刺伯商人下梯來，便立起來，用破椅上拆下的木條，猛敲他們幾下。有幾下是敲在梯級上了，有幾下是敲在他們的腿上。他們一個個見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便惶急得驚慌得不行了。一個個都匆急的跨過短欄去。看那惶恐的樣子呀，唉，我真有些不忍！然而最猛重的一下却敲在一位瘦長的老頭子手指上。他痛得只是把手來搖抖，而搨的貨物又笨大，一時不易跨過短欄。他心愈惶急，而愈不易跨過。在這時，他身上又着了一二下木條子。我把頭回轉了不忍看；我望着柔綠的海水，幾隻海鷗正呱呱若泣的啼着飛過去。我再回頭時，他已經立在我們的甲板上，不住的撫摩着那一隻被

猛敲的手，還用口來吻潤着。而他的臉上眼中，還依樣的和善，一點也看不出恨怒的凶光。

我不知怎樣的，心上突感着一種難名的苦楚和悲戚。

我面前現出一隊的騎士，跨着阿刺伯種的壯馬，執着長槍，出現於無邊無際的平原高原上，野風剛勁的吹拂着，黃草垂倒了他們的頭，而這些壯士們凜然的向着朝陽立着，威美而且莊嚴，便連那映在朝陽下的黑影子也顯得堅定而且勇毅。

啊，啊，這些阿刺伯的商販們便是他們的苗裔麼？

我不能相信，我不忍相信！

## 印度周遊記拔萃

譚雲山

### 遊動植物園

三月二十日，友人約遊動植物園，道階老法師亦在內。植物園 (Botanic Cardana)，離加爾各答城市數英里，在浩格利河對岸。搭小火輪往，船行三刻鐘，途中停兩小埠頭。船費三等一「安那」(Anna)，二等四「安那」，頭等八「安那」。船票即為入園票。園地廣大，非數小時可以周遍。園中道路縱橫，池塘掩映，景極幽雅。亭閣數座，內張規章圖誌。奇花異木，不可數計。最特出者，為一「大榕樹」(Great Banyan Tree)。遠望亭亭，狀若傘蓋，大似陵邱。枝幹四出，縱橫無數。橫幹排空，節節生根，掉入地中，復又成幹。大者如柱，小者如竹。遊戲其



中，若入叢林。盤旋錯綜，佔地數十畝。道階老法師試周繞一匝，計四百五十九步；我試走一直徑，計一百三十步。聞此樹已一百數十歲，現周圍新枝，尙向外伸展不已；將來「措大」，更未可限量也。記得往時讀淨土經，有『池中蓮花，大如車輪』。心竊疑其形容過當。現在我們若說：『園中榕樹，大如邱陵或大如叢林』。沒有眼親看見過的人，又誰肯信呢？但人皆謂此榕樹係由一株根本發展而成，據我們細心觀察，內中斷脫有似原來根本者九株。似爲九株所合成。然卽爲九株所合成，亦一龐然大怪物也。此外「大棕欄房」(Large Palm House)，亦爲他處所得難。我們早晨七點鐘去，十一點卽回，惜時間短促，對其他各種植物，未及細察周覽。由植物園回後。再遊動物園(Zoologic Gardens)。動物園，在加爾各答市外。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珍奇之物，更難殫紀。空中的，地上的，水裏的；鳥獸蟲魚，飛走潛躍；無不應有盡有。亦可謂「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無不令人無餘園中」。收羅之富，誠爲可驚。內中猛虎雄獅各十

數，裝以鐵屋。人都覺得牠們是兇惡可怕，我却覺得牠們是和順可親。獅尤好睡，揮之亦不稍動。世人所謂「睡獅」，真是不錯。然偶一驚起，則吼聲如雷，震動天地。又有兩鉅象，大者高平小屋。腳鎖鐵環，一人看守之。見遊者至，舞鼻踏足，以求食物。鼻長如柱，足大如桶，守者高叫「謝覽！謝覽！」（卽行禮之意），輒舉鼻對客，一升一降，如作揖然。遊人多就地購甘蔗，香蕉，等物餉之。以物拋去，則接之以鼻，卷入口中，有若人手。遊人所欲，可以租乘，每八「安那」一次。我初次到加爾各答時，同張君來遊，我曾乘過。先就木臺，後上象背。象背上鋪坐位四，同時可坐四人。圍以木匡，以防跌落。實則背大人小，平穩不過。一個人坐在上面，就好像一隻小猴子坐在屋頂上。侍者牽着，繞近處約行百數十武，復由木臺上下來。實生平一趣事也。我們在園中到處周覽，餓倦皆忘。出園已是下午三點鐘了。

看維多利亞紀念堂，博物館，圖書館等

三月二十一日，復同道階老法師等遊覽維多利亞紀念堂 (Victoria Memorial)、  
印度博物館 (The Indian Museum)、孟加拉亞細亞社圖書博物館 (The Library  
and Museum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帝國圖書館 (Imperial Libra-  
ry)。維多利亞紀念堂，即紀念英女王維多利亞 (Victoria) 者。維多利亞，生於基  
督紀元一八一九年，沒於一九〇一年。於一八三七年，接英國王位；一八五八  
年，加印度皇帝。在位數十年，遠揚國威，廣拓疆土，文治武功，為英國從來所未  
有。故英人到處為之紀念。當英人侵佔印度之初，原由「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 漸漸行其統治權。以一印度老大文明古國，而為一外國商人公司  
所統治，寧非天下一大怪而又可恨之事？後經幾次變亂，及至一八五八年，全印平  
定，始將統治權由公司收歸英國政府直轄；同時維多利亞即以一英國女王兼為印度

皇帝。此實印度歷史上最難磨滅之一頁，不但印度人當謹誌不忘，即吾人讀世界歷史，亦不可不大為注意者也。提起這位女王，吾中國同胞，亦不能無多少感想。蓋中英鴉片之戰，即正在此女王當位時代。割我香港，租我九龍，開我五口為商埠。致我國從此國勢日弱，常受帝國主義之宰制；以至於今，困阨未除。此中原因固多，而女王亦不無與我以相當之影響。紀念堂中，高立一大大理石像，威武儼然，面目生動；大有類似我國史傳中武則天之神氣，實世界上一大女怪傑也。至紀念堂建築之精巧，結構之雄偉，自不待言。其餘印度博物館，亞細亞社博物館，帝國圖書館各處，規模均極宏大，收藏均極豐富。處處令人羨歎，件件令人觀感。若欲細看，每處皆非旬日不能盡；若再欲加以研究，雖至數月數載亦可也。惜我們因時匆促，走馬看花，只得其大略而已。

## 安南兵

孫福熙

七時下在窗口看見許多小島，我即到艙面去看。海水青綠，石島佈滿水面，使水道曲折。船行其間，猜想旁邊的島後或有怪物，引起極大的恐懼。

這已是 Baied' Halong 了，法國兵們在這裏下去，這裏離東京不遠了。

據說有許多法國兵要在這裏下船到中國去的。爲什麼法國兵可以到中國去的呢？然而，我們不喜歡他國的兵進來，又何以讓江浙的兵隊打仗呢？

午後，軍隊果然來了，全是安南人，而軍官除二人以外均爲法人。

他們是去防備中國戰事的，法政府一見英國派兵，法國也就跟着照派。然而他們說是去抵禦江浙戰爭的敗兵，去保護上海法國租界居民的安寧的。

可憐安南人，雖然手中拿了鎗，一些也沒有可怕的样子，倘若真要靠他們的實

力，他們的保護不足恃，他們欺侮也是不足畏的。我改變對於他們的憎惡而為憐憫了。

笨而且懶的他們慢慢的從小汽艙搬行李上來，馬匹則頭上遮着一張布，用繩索套在身上，繫在起重機上提起來。一切都十分遲緩。原定四時開船的，到六時了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搬完。

船長在船頂上發威了，拿了傳聲筒，高聲的說：

『搬了這許多功夫還沒有搬完！再給你們十分鐘，以後就開船，不管你們搬完與否了！』

此後他們起勁的搬運，果然按時搬完了。

在暮色倉茫中，汽號不斷的響着，我們的船慢慢的在羣島中出港去，到這時候始知道，船長之着急，並不爲了要顯示他的威權，實在他欲於天黑以前開出羣島中，以免開行時有觸礁的危險。

## 南洋遊記拔萃

劉薰宇

### 四貫

經香港到西貢，很可感到英法人精神的不同。暴發的資本家，因了要取得別人的尊敬，往往裝出些風雅氣。廳堂中陳列幾件人造古董，壁上掛幾幅不及格的名人字畫，房子取名什麼廬什麼舍。雖是如此，而資本家總是資本家，徒使人起一種不調和的反感而已！倒不如中落的所謂世家，雖滿屋壁佈滿了塵土，角落頭結滿了蛛網，總存有幾件像模像樣的耐人玩味的東西。把這種差別來表示香港和西貢，很有九分恰當。

這次到香港，曾忽忽地參觀了公園一次。該園築在山腰，布置很精緻。後方和

左方，都是蒼鬱的綠林。高大的櫟樹下面雖然陳列有幾盆雁來紅和菊科的金彈子銀彈子之類，卻全無秋意，盛夏的氣分十分充足。至於市場，自然是上海的大馬路北京的大柵欄的神况。

在船裏因了這樣的印象，便冥想着，更南到北緯十二度的西貢，當愈酷暑不堪而將有「野田禾黍半枯焦」的景象了，加以船中氣悶不過，熱氣薰人，雖在電風扇下面，也不能安眠，心裏不覺煩燥起來！

那知抵西貢，船在平靜修長的西貢河中紆迴了數小時纔到碼頭。乘客都立於甲板上眺望。滿眼坦平的綠野，間有農家小屋，鄉村風味，實不過深春初夏的氣色，和預期全相左；心爲之暢，而忘卻已入熱帶。

船泊西貢，上下貨物頗多，經三日纔起碇，因得比較從容地遊覽街市。

上海住居的人，偶然到了靜安寺和霞飛路西段，往往心神一爽，見了法國公園，更覺別有天地。在西貢卻隨處如此，很惹人依戀，雖馬路的不清潔，微風一



起，卽有塵土飛揚，也不使人生厭，馬路開闊而長，兩旁都種有枝葉繁盛的樹，隔數十丈望去，總以爲彼端必有園林，因爲這種欺騙，曾冤枉追尋了幾次。

因了大商店日中都不開——夜六時到八時交易——，在馬路上走着比較不緊張，而得左顧右盼。市面依然是中國氣分較盛。至於一二印度人高踞櫃台上面，招攬主顧的印度商店，卻不甚多。

動物園很和北京的萬牲園相仿，只是佈置得更更有條理，更清潔美麗，而幽風堂那樣的風流故事的東西卻是沒有。動物畜養得很好，但種類並不十分多。我前此所不曾見到過的，只有幾種鳥和猴以及熊虎，鱷魚，鱷魚伏在半水半陸的地上，初看宛然和岩石一樣，真有冥頑不靈之感！

除動物園外據說還有博物館，因人地不熟，語言不通，竟不曾尋到。偶然走到了公園（？）遊了一二小時，除森然的林木外只有一尊銅像。這銅像建於一八八九年五月。臺高丈餘，上立一軍官，右手扶着大砲，臺的左右各塑一跪射作偵伺狀的兵

士。在叢林裏面而發見這種寶貝，使人頓起綠林豪傑之感，而失了尊崇心！

最使我起快感的，除天然秀麗的風景外，要算黃包車夫了。多係安南人，頭戴草笠，拉車的技術和上海的不相上下。我們言語不通，但上了車，任我們指着走，下車時酌量給資——約每小時三角——並不爭執，或出惡相。最有意義的，就是他們也能察出我們係從輪船上岸遊覽的，我們要歸船時，在車上只要向泊船的方向一指，他們就拉了去。有人說，正因他們這樣阿木林，所以亡國。這話也許有一部理由，但我對於這樣的性質始終起一種好感！

在西貢雖然不會到什麼學校去參觀過。書肆到走了五六月。中國所出書報賣的很少，時或見着路旁的賣中國書的小攤所賣的也是什麼男女祕密，某某風流史之類。大的書店所賣的，大部分是一種拼音文字的漢文書，如琵琶記，說唐等各種舊戲本，真是應有盡有，全用羅馬字母——略增幾個——拼成。此外詩經，四書等則漢文和拼音文對照，並且還有注解。在某一種初學課本的封面上畫了一隻雞和一隻

狗，下面題着「人不學，不如物」的字樣。從此很感到文化的幼稚而同時又足見他們的掙扎的精神。

購上海報紙很不容易，我們在香港已見到的，到西貢還不會有；並且據說，買了若在街上打開看，就要受干涉。

船定十三上午開行，十二晚上船的客人不少，有白的有黑的。其中一個中級軍官似的「黑將軍」，魁梧奇偉，見了頗使人股慄。送客的要到船上，每人須出資二角購票，這也是我所不曾見過的。

#### 抵新嘉坡

昨午在大餐室中，所有到新嘉坡的乘客的護照全被茶房收去。除我和Y君外，他們的護照上所填的職業大都是一個「商」字。某君說當地對於知識階級檢查特別嚴，稍有疑惑便須當日回轉。這種說法，在國內已聽說起過，但是好像只講的是荷

屬，雖是這樣，究竟不甚明晰，聽到某君的話，心裏便被愁悶佔領，無論怎樣總驅遣不去。「明日真被留難怎樣？」「倘非當日折回不可，多麼沒趣呢？」這樣往返地想着，並幻想了些聊以防禦的話。而心裏終於不安，直到晚飯後，倦極了矇矓地睡去纔放下。

倦倖非常，一覺醒來，已是上午五時半。睜開了眼便默然地復習昨日所安排的話。正思索間，茶房卻來扣門。催到艙面去對護照。一想到困難和結果馬上就可見分曉，反安定了。款步到艙面，男男女女的三等乘客二三十人已聚集。有多半數人的面孔上都帶着些不安的神氣。

船抵碼頭尙需一點多鐘，在被太陽照得銀一般的水面緩緩地浮移，而所謂驗護照的「洋大人」卻影兒也不見。候着驗護照的人們所談的只是關於檢驗和到埠後住居的事。忽然大家紛紛向船邊跑去，扶了鐵欄向水面注視，有笑的有談的。我雖坐在椅上不願動，終於也被他們所表現的驚異和歡悅的神情誘惑了，懶懶地走到鐵欄

邊，跟着伏了下望。

原來水面漂着二三隻小划子。每隻上一個馬來人蹲着，口中唸唸有辭地向船上的人懇求。乘客將一個小銀幣擲下水去，他們便撲翻身潛到水裏將牠拾起，滿身淋漓地回到划子上，引起乘客的哄笑。有的人說靠此爲生的人很不少，我頓然覺得水濤傳上的浪裏白鱗，就在眼前了。同時又想到，從前由長沙乘輪到常德途中也有搖了划子討銅元的。但都是女子。大概一隻划子有兩人，一個年在四十歲左右，一個不過十八九歲。所討的銅元，是備那年青女子的粧奩的。據說，那是一種風尚，不一定是窮人纔來討。討的技巧卻比之於新嘉坡的馬來人，瞠乎其後了！

大家看得有趣，似乎一切都忘了去，船也就靠了碼頭。又經過將近半小時，纔有身長臉微黑的碧眼人抱了護照光臨，他坐在休息室裏，乘客立在外面。從頭等乘客起先西洋人後日本人後中國人，逐一地叫了去。我立在外面仔細看他的舉動，真令我莫名其妙。昨天某君說得那麼厲害，今朝卻恰得其反。他拿着護照同一句住

什麼地方，無論自己或旁邊立着的人答應了一句，他記錄在一張備好了的名單上，很隨便地在護照上蓋了一個印，就完事。對於女子更優待，有的連問也不問，印也不蓋便把護照發還。

得了護照心裏便很坦然：「總可登岸了，檢查行李，不過打點麻煩，決不至於再有問題，我除了半箱衣服，幾冊小說再沒有什麼！」

剛整理好行李，跑到外面尋找旅館中接客的人，某某三君已到來，一切都聽他們安排。將行李交出，我們便乘汽車先行。途中猛然想起我的箱子是鎖上的，而鎖匙忘了交給照料行李的人，便對某君說：「我鎖匙沒有交給他們，檢查起來很不方便，恐怕把箱子弄壞。」意想不到他的回答是：「不要檢查的。」但我總放心不下。到旅館住下，約一個鐘頭，行李到了，果然無事。後來客棧的賬單上，開着「行李檢查費一元五角」，我纔恍然！

## 船上的民族意識

韜 奮

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一團漆黑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裏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練，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製的裝飾品，鼻子上那一個窟窿就不知道是怎樣挖成的！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

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裏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外國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着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煙室裏寫文章，他們都倉皇着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Seward），倘若她自己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便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爲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就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着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凌辱，却是一件無可爲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



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國人正在裏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着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Die-Hard”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衆前大聲疾呼。除登臺演說外，和一二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裏又嘩拉嘩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的說，在自己房裏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

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着一個顛頂大漢匍匐呻吟於雄糾糾的日軍閥鎗刺之下，便是畫着前面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中國人拚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着鎗大踏步趕着，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外國每遇着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重，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爲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却成爲一個先決問題了。

## 夢游

平伯

月日，偕友某夜泛湖上。於時三月，越日望也。月色朦朧殊不甚好。小舟欹側嫵娜，如夢游。引而南趨，南屏黛色於乳白月芒下撲人眉宇而立。桃杏羅置岸左，不辨孰緋孰赤孰白。着枝成霧淞，委地疑積霰。花氣微婉，時翩翩飛度湖水，集衣袂皆香，淡而可醉。如是數里未窮。南湖故多荷菱，舉者風蓋，偃者水衣。舟出其間，左縈右拂，悉颯不寧貼，如一怯書生乍傍羣姝也。行不逾里，荷塘柳港轉盼失之，惟柔波汨汨，拍槳有聲，了無際涯，渺然一白，與天半銀雲相接。左顧，依約青峯數點出月霧下，疑爲大力者推而遠之，凝視僅可識。涼露在衣。風來逐雲，月得雲罅，以嬌臉下窺，圓如珍珠也。旋又隱去，風寒逼人，湖水大波。迴眺嚴城，更漏下矣。

## 月，山陰偏門舟次憶寫。

寫這篇文章的因緣，在此略敘一下。十四年八月間得一夢，夢讀文兩篇，其一記彫刻的佛像二，姿態變幻，窮極工巧；其二記游西湖，亦殊妍秀。醒來其文悉不可誦，然意想固猶時時浮涌於靈府，就記下了較易省憶的一篇，卽此是。篇中固亦有後來臆加的，如『南湖故多荷芰』一節是；然大體的意境，總與夢中的文境不遠。至於要寫文言，因為夢中所見本是古文，遂不得不力加摹擬。這却不是想去取媚「老虎」，千萬別誤會。臨了我還要講一笑話：就是這文脫稿以後，不署姓名，叫朋友們去猜。他們說大約是明人作的，至遲亦在清初。可差得太多了！我應當說：『不敢當！』這三個朋友中，有兩位實是我的老師，那令我更加惶恐了。誰呢？我可沒有告訴您的必要，您猜猜看。還有幾句附加的話，本文末一行所記，寫文的地和時，亦是夢中的影子，萬不可據爲考據的張本。所謂「月」，乃指在月下寫記，並非某月的缺文。我覺得這種記時間的方法很好頑，雖然古已有之。您不記

得嗎？武家坡中有所謂『薛平貴』，在月下，修寫書文』，這便是一個再好沒有的先例了！

（自『語絲』第六十三期選錄）

## 紀夢

冰心

夢。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許多可紀的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夜，更有許多可紀的

在夢中常常是神志湛然，飛行絕跡。可以解却許多白日的塵機煩慮，更有許多不可能的，意外的遨遊，可以突兀實現。

一個春夜：夢見忽然在一個長廊上徐步，一帶的花竹欄杆，欄外是水，廊上近樓的那一邊，不到五步，便放着一張小桌子，用花邊的白布罩着，中間一瓶白丁香花，雜着玫瑰，旁邊還錯落的擺着杯盤，望到廊的盡處，幾百張小桌子，都是一樣的。好像是有什麼大集會，候客未來的光景。

我不敢久駐，輕輕的走過去。廊邊一扇綠門，徐徐推開，又換了一番景緻，長

廊上的事，一概忘了。

門內是一間書室，盡是藤榻竹椅，地上鋪着花蓆，一個女子，近窗寫着字，我彷彿認得是在夏令會裏相遇的誰家姊妹中之一。

我們都沒有說什麼，我也未曾向她謝擅入的罪，似乎我們又是約下的。這時門外走進她的妹妹來，笑着便帶我出去。

走過很長的甬道，兩旁柱上掛着許多風景片，也都用竹框嵌着，道旁遮滿了馬櫻花。

出了一個圓門——便是夢中意識的焦點，使我醒後能帶挈着以上的景緻，都深憶不忘的——到了門外，只見一望無邊蔚藍欲化的水！

這一片水：不是湖也不是海，比湖蔚藍，比海平靜。光豔得不可描畫。……不可描畫！生平醒時和夢中所見的水，要以此爲第一了！

一道柳隄將這水界開了，綠意直伸到水中去。隄上緩步行來。夢中只覺飄然，

悠然，而又惘然！

走盡了長隄，到了青翠的小山邊，一處層階之下，聽得堂上有人講書。她家的姊姊忽然又在旁邊，問我，『你上去不？』我謝她說，『不去罷，還是到水邊好。』一轉身又只剩我自己了，這回却沿着水岸走。風吹着柳葉。附滿了綠苔的石頭，錯雜的在細流裏立着。水光浸透了我沉醉的靈魂……

簾子一聲響，夢驚碎了！水光在我眼前漾了幾漾，便一時散開了，蕩化了！

張遞過一封信，匆匆的便又出去。

我要留夢，夢已去無痕跡……

朦朧裏拿起信來一看，却是琳在西湖寄我的一張明信片。

晚上我便寄她幾行字：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頻來入夢！

## 鄉愁與鄉夢

郭沫若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

——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真如像刀削了一樣，山頭常常戴着白雲。船進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

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種些芋粟，養些鷄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我昨天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

開滿一園，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間敞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罷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為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出臼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顎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聲形容的喉音。他們指着那位特別瘦長的說：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駭得哭也不敢哭出

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真好一場夢！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聖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嗎？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嗎？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嗎？啊，我們一家五口，睡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自「月蝕」節錄〕

## 晨夢

豐子愷

我常常在夢中曉得自己做夢。晨間，將醒未醒的時候，這種情形最多，這不是我一人獨有的奇癖，講出來常常有人表示同感。

近來我尤多經驗這種情形：我妻到故鄉去作長期的歸寧，把兩個小孩子留剩在這裏，交託我管。我每晚要同他們一同睡覺。他們先睡，九點鐘定靜，我開始讀書，作文，往往過了半夜，才攢進他們的被窩裏。天一亮，小孩子就醒，像鳥兒地在我耳邊喧聒，又不絕地催我起身。然這時候我正在晨夢，一面隱隱地聽見他們的喧聒，一面作夢中的遨遊。他們叫我不醒，將嘴巴合在我的耳朵上，大聲疾呼「爸爸！起身了！」立刻把我從夢境裏拉出。有時我的夢正達於興味的高潮，或還沒有告段落，就回他們話，叫他們再唱一曲歌，讓我睡一歇，連忙蒙上被頭，繼續進行

我的夢遊。這的確會繼續進行，甚且打斷兩三次也不妨。不過那時候的情形很奇怪：一面尋找夢的頭緒，繼續演進，一面又能隱隱地聽見他們的唱歌聲的斷片。即一面在熱心地做夢中的事，一面又知道這是虛幻的夢。有夢遊的假我，同時又有伴小孩子睡着的真我。

但到了孩子大哭，或夢完結了的時候，我也就毅然地起身了。披衣下牀，「今日有何要務」的真我的正念凝集心頭的時候，夢中的妄念立刻被排出意外，誰還留戀或計較呢？

「人生如夢」，這話是古人所早已道破的，又是一切人所痛感而承認的。那末我們的人生，都是——同我的晨夢一樣——在夢中曉得自己做夢的了。這念頭一起，疑惑與悲哀的感情就支配了我的全體，使我終於無可自解，無可自慰。往往沒有窮究的勇氣，就把牠暫擱在一旁，得過且過地過幾天再說。這想來也不是我一人的私見，講出來一定有許多人表示同感罷！

因爲這是衆目昭彰的一件事：無窮大的宇宙間的七尺之軀，與無窮久的浩劫中的數十年，而能上窮星界的祕密，下探大地的寶藏，建設詩歌的美麗的國土，開拓哲學的神祕的境地。然而一到這脆弱的軀殼損壞而朽腐的時候，這偉大的心靈就一去無跡，永遠沒有這回事了。這個「我」的兒時的歡笑，青年的憧憬，中年的哀樂，名譽，財產，戀愛，……在當時何等認真，何等鄭重；然而到了那一天，全沒有「我」的一回事了！哀哉，「人生如夢」！

然而回看人世，又覺得非常詫異：在我們以前「人生」已被反覆了數千萬遍，都像曇花泡影地倏現倏滅。大家一面明明知道自己也是如此，一面卻又置若不知，毫不懷疑地熱心做人。——做官的熱心辦公，做兵的熱心體操，做商的熱心算盤，做教師的熱心上課，做車夫的熱心拉車，做廚房的熱心燒飯……還有做學生的熱心求知識，以預備做人，——這明明是自殺，慢性的自殺！

這便是爲了人生的飽暖的愉快，戀愛的甘美，結婚的幸福，爵祿富厚的榮耀，



把我們騙住，致使我們無暇回想，流連忘返，得過且過，提不起窮究人生的根本的勇氣，糊塗到死。

「人生如夢」！不要把這句話當作文學上的裝飾的麗句！這是當頭棒喝！古人所道破，我們所痛感而承認的。我們的人生的大夢，確是——同我的晨夢一樣——在夢中曉得自己做夢的。我們一面在熱心地做夢中的事，一面又知道這是虛幻的夢。我們有夢中的假我，又有本來的「真我」。我們毅然起身，披衣下牀，真我的正念凝集於心頭的時候，夢中的妄念立刻被置之一笑，誰還留戀或計較呢？

同夢的朋友們！我們都有「真我」的，不要忘記了這個「真我」，而沉酣於虛幻的夢中！我們要在夢中曉得自己做夢，而常常找尋這個「真我」的所在。

〔自「緣緣堂隨筆」選錄〕

##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煙霧在身邊；是昏沉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攔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尚，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

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班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淒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脹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問他，完全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自「野草」選錄〕



# 名家日記

新綠文藝社編輯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 ▼ ▼ ▼ ▼ ▼ ▼ ▼ ▼

本書分類編成，其中有胡適的修業日記一種，吳稚暉的社交日記兩種，魯迅的感想日記三種，周作人的瑣事日記一種，郭沫若的旅行日記一種，徐志摩的戀愛日記一種，郁達夫的文藝日記兩種。文言的三篇，語體的八篇，作風互異，寫法各極其妙，可作自修亦可作補充教材。

每册七角

# 新青年書信

本書編者是一個中學校的文學教師，這本新青年書信，便是他精心結撰的講義。全書文字淺深，循序漸進。約十餘萬言。共分兩編：第一編書信式樣，論書信之前文，本文，尾文，日期，追記及袖書，信箋，信封等寫法；第二編書信範例，計分社交，家庭，學校，社會，學術等部門，釐然可觀，青年讀之獲益至多。

龔冰廬著 ▲▲▲

每冊實價七角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顧鳳城編  
改訂再版

## 中學生作文典

實價  
一元二角

一般中學生作文，往往有種說不出的困難和苦悶，最普遍的現象，就是不知從那裏下筆，也不知道怎樣發展，更不知道如何收束。既不能造句，又不能行文。既無豐富的語彙，又乏思想的訓導。因此，種種困難和苦悶之狀，不勝指數，本書編著者是一個文壇健將，尤其對於青年學生會有不少的貢獻，這次他又本着他的深造的素養和健全的經驗，爲了減少中學生作文的困難，增進他們的能力，特地編成此書。讀者得此，必能瞭解作文全部的原理。初高中學校採作教本或補充讀物，均極適宜。

雪菲女士  
編新刊

現代

中國

女

作

家

創

作

選

實價  
八角

本書是一部精選的女作家的創作集。讀了不僅可以了解現代中國女作家對於文學努力的成果，也可了解得現代中國女性性格是如何的在生長，在發展。而所選各篇，均各家代表作。以之作爲女學校文學教本，或課外讀物最爲適宜。

戴叔清編

# 文學方法總論

(全二冊)

上下冊各五角

這兩本書是專為青年作家編的，原收在『青年作家ABC叢書』裏面。其優點在乎竭力避免了煩瑣艱難的原理而專從作法上給出具體的例證，極便初學。內容分述如下：

上册所涉及的，是一般的作文的方法。從造句章節說起，一直說到構思，取材，佈局，以及文章的體例。一切有關於文學的基本的描寫的技术，是全都論到了。是一部『論作文』的入門書。

下冊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論寫作詩歌的方法。第二部分，論寫作小說的方法。第三部分，論寫作戲劇的方法。這裏是簡明扼要的介紹了關於各方面的基本方法。青年作家可以很經濟的把握到各方面的技術之路。

【册上】

【册下】

上海文藝書局發行





